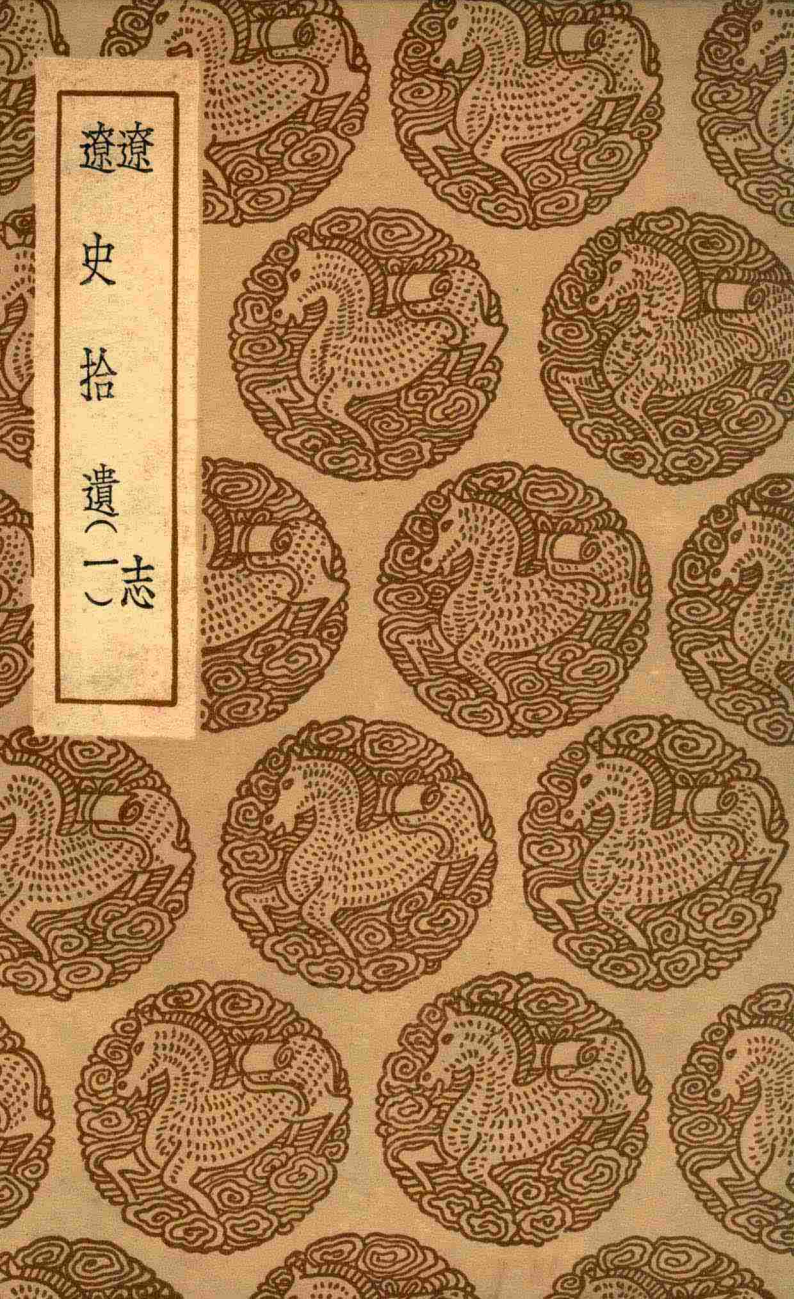


遼史拾遺(一)志





志

遼

撰禮隆葉

宰相表上第一

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學士學士朝脩

脩奉

敕撰

唐因隋舊以三省長官為宰相已而又以他官參議而稱號不一出於臨時最後乃有同品平章之名然其為職業則一也作宰相表

宰相

三師

三公

遼志目錄

螃蟹

# 遼志

元葉隆禮撰

本末

契丹之始也。中國簡冊有所不載。遠夷草昧。復無書可考。其年代不可得而詳也。本其風物。地有二水。曰地也里沒里。復名陶猥思沒里者。是其一也。其源出自中京西馬孟山東北流。華言所謂土河是也。曰曷羅箇沒里。復名女古沒里者。又其一也。源出饒州西南平地松林直東流。華言所謂潢河是也。至木葉山合流爲一。古昔相傳。有男子乘白馬。浮土河而下。復有一婦人乘小車。駕灰色之牛。浮潢河而下。遇於木葉山。顧合流之水。與爲夫婦。此其始祖也。是生八子。各居分地。號八部。一曰祖皆利部。二曰乙室語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顛沒部。六曰內會雞部。七曰某解部。八曰奚嗚部。立遺像於木葉山。後人祭之。必刑白馬。殺灰牛。用其始來之物也。後有一主。號曰迺呵。此主特一鬻體。在穹廬中。覆之以氈。人不得見。國有大事。則殺白馬。灰牛以祭。始變人形。出視事。已卽入穹廬。復爲鬻體。因國人竊視之。失其所在。復有一主。號曰嗚呵。戴野豬頭。披野豬皮。居穹廬中。有事則出。退復隱入穹廬如故。後因其妻竊其豬皮。遂失其夫。莫知所如。次復又一主。畫里昏呵。惟養羊二十口。日食十九。留其一焉。次日復有二十口如之。是三主者。皆有能治國之名。餘無足稱焉。異矣哉。氈中枯骨。化形治事。戴豬首。服豬皮。罔測所終。當其隱

入穹廬之時。不知其孰爲之主也。孰爲之貳副也。荒唐怪誕。訛以傳訛。遂爲口實。其詳亦不可得而詰也。自時厥後。牛馬死損。詞訟龐淹。復遭風雨雪霜之害。中遂衰微。八部大人後復稍整兵。三年一會。於各部內。選雄勇有謀略者。立之爲主。舊主退位。例以爲常。至阿保機爲衆所立後。併七部而滅之。契丹始立。其國大原。與自阿保機。至耶律德光而浸盛。遭五季之衰。天未厭亂。石晉胎釁。產禍諸華。毒痛四海。飛揚跋扈。貪殘僭擬中國帝王名數。盡盜有之。冠履倒植。薰蕕共染。干戈之慘極矣。迨宋眞宗。屈己和戎。不復以一矢相加。含容覆護。百有餘年。聖興道三主以來。天誘其衷。革心慕義。貪婪歲幣。顧惜盟好。銷鋒寢柝。號稱無事。南北皆不知兵。各保首領。以沒。茲非以德懷遠之明效與。祖宗列聖之德。可謂至哉。若遼之威服諸夷。奄有全燕。何其強也。天祚昏孱。女眞啓心。深入一呼。土崩瓦解。何其弱也。且兵者不祥之器也。天道好還。盛極而微。理固然也。故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悲夫。今撫舊聞。哀其本末。雖未能考其異而訂其同。要之大略。其不相遠。後之英主忠臣。志欲溯今洄古。可以爲鑒矣。

## 族姓原始

契丹都部族。本無姓氏。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婚嫁不拘地里。至阿保機變家爲國之後。始以王族號爲橫帳。仍以所居之地名曰世里著姓。世里者。上京東二百里地名也。復賜后族姓曰蕭氏。番法。王族惟與后族通婚。更不限以尊卑。其王族后族二部落之家。若不奉北主之命。皆不得與諸部族之人通婚。或諸部族私相婚嫁。不拘此限。故北番惟耶律蕭氏二姓也。

## 國土風俗

契丹國在庫莫奚東。唐所謂黑水靺鞨者。今其地也。有七十二部落。不相統制。好爲寇盜。父母死而悲哭者。以爲不旺。但以其屍置於山樹上。經三年後。方取其骨而焚之。因酌酒而祝曰。冬月時。面陽食。我若射獵時。使我多得豕鹿。其無禮頑囂。於諸夷最甚。其風俗與奚靺鞨頗同。至阿保機稍并服諸小國。而多用漢人。漢人又教之以隸書。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又制婚嫁。置官號稱皇帝。

## 部落

漢時爲匈奴所破。保鮮卑山。魏青龍中。部酋爲王雄所殺。衆遂逃橫水之南。黃龍之北。至元魏。自號曰契丹。在唐開元。天寶間。使朝獻者。無慮二十。故事。以范陽節度爲押奚契丹使。唐末。契丹始盛。

## 併今部落

初。契丹有八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爲八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人爲王。建旗鼓以統八部。每三年則以次相代。或其部有災疾而畜養衰耗。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爲元約。如此不敢爭。及阿保機乃曰。中國之王。無代主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國。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共責謂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乃別自立一部。以爲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城在炭山東。灤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是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爲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衆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

曰。我有鹽鐵之利。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其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爲然。共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俟其酒酣。伏兵發。盡殺諸部大人。復併爲一國。東北諸夷。皆畏服之。

## 兵馬制度

晉末契丹主部下兵。謂之大帳。有皮室兵。約三萬騎。人皆精甲兵也。爲其爪牙。國母述律氏部下。謂之屬棚。有衆二萬。是先戎主阿保機牙將。半已老矣。每南來時。量分借五千騎。述律氏常留數百兵。爲部落根本。其諸大酋領太子。偉王。永康。南北王。子趙。按子趙乃是于越之譌。麻答。五押等。大者千餘騎。次者數百人。皆私甲也。別族則有奚。靺。勝兵亦千餘。人少馬多。又有渤海酋領大舍利高模漢兵。步騎萬餘人。竝髡髮左衽。竊爲契丹之飾。復有近界韃靼。于厥里。室韋。女真。党項。亦被脅屬。每部不過千餘騎。其三部落吐渾。以陔。陌。幽州管內。鴈門以北。千餘軍州部落兵。合三五萬餘衆。此是石晉割賂契丹之地。番漢諸族。其數可見矣。每契丹南侵。其衆不啻十萬。國主入界之時。步騎車帳。不從阡陌東行。一槩而行。大帳前及東西面。差大首領三人。各率萬騎。支散游變。遼史作游奔。百十里內外。相覘邏。謂之欄子馬。戎主吹角爲號。衆則頓舍。環遶穹廡。以近及遠。折木稍屈之爲弓子輔。遼史作弓子鋪。不設槍營。塹柵之備。每行軍聽鼓三伐。不問昏晝。一布便來。行逢大敵。不乘戰馬。俟近敵師。卽競乘之。所以新羈戰馬。蹄有餘力。其用軍之術。成列而不戰。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斷糧道。隨冒夜舉火上風。曳柴積餉自齎。退敗無恥。散而復聚。寒而益堅。此其所長也。

## 建官制度



賤他姓。貴耶律、蕭氏二姓。其官有契丹樞密院及行官都總管司。謂之北面。以其在牙帳之北。以主番事。又有漢人樞密院。中書省。行官都總管司。謂之南面。以其在牙帳之南。以主漢事。其陽隱。遼史作宗正寺也。夷離畢。參知政事也。林牙。翰林學士也。夷離中。刺史也。內外官多倣中國者。其下佐吏。則有敝史。遼史作本古。思奴古。都奴古。徒奴古。分領兵馬。則有統軍。侍衛。控鶴司。南王。北王。奚王府。王帳分提失哥。東西都省。太師兵。又有國舅。幹轄。膳遙。鞞裳。袞。遼史作常袞。諸司。南北皮室。二十部族。節度。頻必里。九克。漢人。渤海女真。五節制。五治。火帥。遼史作五。治大帥。一百。六百。九百家矣。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皆籍爲兵。時舉兵。必殺灰牛。白馬。祠天地。及木葉山神。鑄金魚符。調發兵馬。其從馬及傳命。有銀牌二百。軍所舍。有遠探。欄子馬。以夜聽人馬之聲。每其立衆所得。人戶馬牛金帛。及其下所獻牲口。或犯罪沒入者。別爲行官領之。建州縣置官屬。既死則設大穹廬。鑄金爲像。朔望節辰忌日。輒致祭。築臺高丈餘。以盆焚食。謂之燒飯。

### 宮室制度

十宮各有門戶出兵馬。阿保機曰洪義宮。德光曰永興宮。兀欲曰積慶宮。述律曰延昌宮。明記曰章敏宮。突欲曰長寧宮。燕燕曰崇德宮。隆緒曰興聖宮。隆慶曰敦睦宮。隆運曰文忠宮。王府。遼史作文忠王府無宮字又有四樓。在上京者曰西樓。木葉山曰南樓。謂化州曰東樓。唐州曰北樓。凡受冊。積柴升其上。大會番夷。其下已乃燔柴告天。而漢人不得預。有諱子部百人。夜以五十人番直。四鼓將盡。歌於帳前。號曰聒帳。每謁木葉山。卽射柳枝。諱子唱番歌。前導。彈胡琴和之。已事而罷。

## 衣服制度

國母與番官胡服。國主與漢官卽漢服。番官戴氈冠。上以金華爲飾。或以珠玉翠毛。蓋漢魏時遼人步搖冠之遺像也。額後重金花。織成夾帶。中貯髮一總。服紫窄冠。帶以黃紅色條。裹革爲之。用金玉水晶碧石綴飾。又有冠如紗帽。無簷。不徹雙馬。額前綴金花。上結紫帶。末綴朱或紫。阜幅巾。紫窄袍。束帶。丈夫或綠中單。綠花窄袍。中單多紅綠色。貴者被貂裘。以紫黑色爲貴。青色爲次。又有銀鼠。尤潔白。賤者被貂毛。羊鼠沙狐裘。弓以皮爲弦。箭削樸爲斨。鞞勒輕快。便于馳走。以貂鼠或鵝頂鴨頭爲捍腰。宋眞宗景德中。太常博士王曙。戶部員外郎李維。往賀國主生辰。還言國主見漢使。彊服衣冠。纔已。卽帳中雜番騎出郊射獵矣。

## 漁獵時候

每歲正月上旬。出行射獵。凡六十日。然後竝撻魯河。鑿冰釣魚水畔。卽縱鷹鶻以捕鵝鴈。夏居炭山。或上京避暑。七月上旬。復入射鹿。夜半令獵人吹角。做鹿鳴。鹿旣集而射之。宋眞宗時。遣使往賀生辰。還言。始至長泊。泊多野鵝鴨。國主射獵。領帳下騎。擊扁鼓。遠泊驚鵝鴨飛起。乃縱海東青擊之。或親射焉。國主皆佩金玉錐。號殺鵝宰鴨錐。初獲卽拔毛插之。以鼓爲坐。遂縱飲酒醉。以此爲樂。又好以銅及石爲槌。以擊兔。每秋則衣氈裘。呼鹿射之。夏月以布爲氈帳。籍毯圍棊。雙陸。或深澗洗麋。

## 試士科制

太祖龍興朔漠之區。倥傯干戈。未有科目。數世後。承平日久。始有開闢。制限以三歲。有鄉村省三試之設。鄉中曰鄉薦。府中曰府解。省中曰及第。時有秀才。未願赴者。州縣必報刷遺之。程文分兩科。曰詩賦。曰經義。魁各名分焉。三歲一試。進士貢院以二寸紙書及第者姓名給之。號喜帖。明日舉按而出。作樂及門。擊鼓十二面。以法雷震。殿試臨期。取旨。又將第一人特贈一官。授奉直大夫。翰林應制奉文字。第二人。第三人。止授從事郎。餘並授從事郎。聖宗時。止以詞賦法律取士。詞賦爲正科。法律爲雜科。若夫任子之令。不論文武。竝奏蔭。亦有員數。

### 歲時雜記

#### 正旦

正月一日。國主以糯米飯。白羊髓相和爲團。如拳大。於逐帳內各散四十九箇。候五更三點。國主等各於本帳內。牕中擲米團。在帳外如得雙數。當夜動番樂飲宴。如得隻數。更不作樂。便令師巫十二人。外邊遠帳。撼鈴執箭唱叫。於帳內諸火爐內。爆鹽并燒地拍鼠。謂之驚鬼祟。帳人第七日方出。乃解禳之法。北呼此謂之孀擔離。漢人譯云。孀是丁。擔離是日。

#### 立春

立春日。婦人進新春書。以黃縉爲幟。刻龍像銜之。或爲蝦蟇。

#### 人日

人日京都人食煎餅於庭中俗云薰天未知何所從出也。

中和

二月一日大族姓蕭者竝請耶律姓者於本家筵席此節爲瞎里討漢人譯云瞎里是請討是時。

上巳

三月三日國人以木雕爲兔分兩朋走馬射之先中者勝其負朋下馬跪奉勝朋人酒勝朋於馬上接盃飲之北呼此節爲淘裏化漢人譯云淘裏是兔化是射。

佛誕日

四月八日京府及諸州縣各用木雕悉達太子一尊城上羿行放僧尼道士庶民行城一日爲樂。

端午

五月五日午時采艾葉與綿相和絮衣七事國主著之番漢臣僚各賜艾衣三事國主及臣僚飲宴渤海廚子進艾糕各點大黃湯下北呼此時爲討賽離又以雜絲或綠結合歡索纏于臂膊婦人進長命縷宛轉皆爲人象帶之。

朝節

夏至日婦人進扇及脂粉囊謂之朝節。

三伏

六月十八日。大族耶律姓。竝請蕭姓者。亦名瞎里尉。

中元

七月十三日夜。國主離行宮。向西三十里卓帳。先于彼處造酒食。至十四日。一應隨從諸軍。竝隨部落。動番樂設宴。至暮。國主卻歸行宮。謂之迎節。十五日。動漢樂大宴。十六日早。卻往西方。令隨行軍兵人大噉三聲。謂之迎節。此節謂賽離。拾漢人譯云。賽離是月。拾是好。是月好也。

中秋

八月八日。國主殺白犬於寢帳前七步。埋其頭。露其嘴。後七日。移寢帳於埋狗頭上。北呼此節爲擔褐。爛漢人譯云。擔褐是狗。爛是頭。

重九

九月九日。國主打團斗射虎。少者輸。重九一筵席。射罷於地。高處卓帳。與番漢臣登高飲菊花酒。出兔肝。切以生鹿舌拌食之。北呼此節爲必里遲離。漢人譯之云。九月九日也。又以茱萸研酒。灑門戶間辟惡。亦有入鹽少許而飲之者。又云。男摘二九粒。女摘一九粒。以酒嚙者。大能辟惡也。

小春

十月內。五京進紙造小衣甲并鎗刀器械各一萬副。十五日。一時進塚。國主與押番臣密望木葉山奠酒。拜用番字書狀一紙同焚燒。奏木葉山神。云寄庫。北呼此時爲戴辨。漢人譯云。戴是燒。辨是甲。

冬至

冬至日。國人殺白馬白羊白鴈。各取其生血和酒。國主北望拜黑山。奠祭山神。言契丹死。魂爲黑山神所管。又彼人傳云。凡死人悉屬此山神所管。富民亦然。契丹黑山。如中國之岱嶽云。北人死。魂皆歸此山。每歲五京進人馬紙甲各萬餘事。祭山而焚之。其禮甚嚴。非祭不敢近山。

臘月

臘月。國主帶月戎裝。應番漢臣諸司使已上。竝戎裝。五更三點坐朝。動樂飲酒。罷各等第。賜御甲羊馬。北呼此節爲杪離。時。漢人譯云。杪離是戰。時。是戰時也。

詔盜

五月十三日。放國人作賊三日。如盜及十貫以上。依法行遣。北呼爲鶻里。時。漢人譯云。鶻里是偷。時。是時也。

行軍

契丹行軍。不擇日。用艾和馬糞於白羊髭髯骨上灸。灸破便出行。不破卽不出。

午日

契丹出軍。每遇午日起程。如不用兵。亦須望西大喊三聲行之。彼言午是北朝大主之日。

旋風

契丹人見旋風。合眼用鞭望空打四十九下。口中道坤不刻七聲。

### 舍利

契丹國內富豪民要裹頭巾者。納牛駝十頭。馬百疋。并給契丹名目。謂之舍利。

### 跪拜

凡男女拜皆同。其一足跪。一足著地。以手動爲節。數止於三四。彼言捏骨地者。卽跪也。

### 長白山

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蓋白衣觀音所居。其山內禽獸皆白。人不敢入。恐穢其間。以致蛇虺之害。黑水發源于此。舊云粟末河。太宗破晉。改爲混同江。其俗剝木爲船。長可八尺。形如梭子。曰梭船。上施一槳。止以捕魚。至渡車則方舟或三舟。

### 澤蒲

西樓有蒲。瀕水叢生。一葉如柳。長不盈尋丈。用以作箭。不矯作而堅。左氏所謂董澤之蒲是也。

### 回鶻豆

回鶻豆高二尺許。直幹有葉無莠枝。角長二寸。每角止兩豆。一根才六七角。色黃。味如粟。

### 螃蟹

渤海螃蟹紅色。大如碗。螯巨而厚。其脆如中國蟹。螯巖舉蛇魚之屬皆有之。

國新訂商約加收洋貨進口土貨出口等稅業經定議著即將各省局卡一律裁撤不再抽收釐金至各省應解應留經費將來免釐之後應將加稅進款如何撥補之處著戶部迅即咨行各省預先籌畫俟開辦後再行奏請遵照辦理欽此

七月二十六日

上諭袁世凱奏整頓吏治請將各項陋規一律酌改公費一摺國家設官分職原期大法小廉潔己奉公乃該管上司收受陋規視為故常無怪吏治日益頹壞茲據袁世凱奏請將舊有規費責令和盤托出化私為公酌給公費實為整飭官方起見此等風氣各省皆然著各督撫仿照直隸奏定章程將各項陋規一律裁革仍酌定公費以資辦公務期弊絕風清認真考查屬員俾吏治蒸蒸日上用副朝廷實事求是之至意欽此

八月十一日

上諭朕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前經降旨飭令各省選派學生出洋遊學以資造就聞近來遊學日本者尚不乏人泰西各國或以道遠費多資送甚少亟應廣開風氣著各省督撫選擇明通端正之學生籌給經費派往西洋各國考求專門學業務期成就真才以備任使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九月初四日

上諭儲才為當今急務迭經明降諭旨創辦學堂變通科舉現在學堂初設成材尚需時日科舉改試策論固異帖括空疏惟以言取人僅能得其大凡莫由察其精詣進士為入官之始尤應加意陶成用資器使著自明年會試為始凡一甲之授職修撰





遼史拾遺

(一)

厲鶻撰

遼史拾遺

本館據史學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 全序

或有問於余曰。遼史何爲而作也。政教不通。言語嗜欲。不與華同。其得列於歷代正史。良以金承遼。元承金。職是故與。余應之曰。子不見夫楚之櫛杙。與晉之乘。魯之春秋同述乎。遼人乘五季之亂。中原乏主。奄有東夏。二百餘年。其初灰牛氏之部落始廣。枯骨化形。載豬服豕。怪誕之辭。君子不道。迨阿保機兼八部之雄。君臣創造。相與疇咨。峻烈淵謀。巍乎赫矣。迺後王涼德。勿克負荷。興替之感。取鑒來茲。昭垂史冊。奚爲不可。元世祖立國史院。命王鶚修遼金二史。宋亡。又命詞臣通修三史。至正閒。總裁脫脫等修成遼史。本紀三十。志三十一。表八。列傳四十六。舉例論贊表奏。多歐陽玄手筆。文獻無徵。簡率勿稱。識者病之。同里厲徵君博學好古。學者稱爲樊榭先生。先生長於詩古文詞。手不停披。六籍之言。以遼史缺略太甚。畢終身之業。詳注而辨證之。曰遼史拾遺。正史自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而下。注者鮮矣。草茅之論議。未準於朝家。晚近之傳聞。懼違於古訓。無開局辟官之詔。則麀餼不給。乏甲乙縹帙之藏。則識見勿周。其有稱引淹貫。訓釋明當。若裴松之。顏師古之屬。因文見義。爲史氏功臣。指不多屈。矧耶律氏發迹邊陲。經綸草昧。方諸前哲。我任其難。雖然。余嘗微窺作者之用心。非特訂繆補亡已也。蓋別有旨趣存焉。今日車書混一。八荒在宥。大同國之屏翰。關東國之根本。薊涿易實。畿甸洪基。萬年永賴。遼之舊疆。視漢扶風。馮翊爲尤重。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注史之意。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遼史拾遺 全序

乾隆八年歲次癸亥春王正月下澣。同學愚弟全祖望書。

# 自序

宋、遼、金三史同修於元至正間。秉筆者多一時名儒碩彥。而宋史失之繁。遼史失之簡。惟金史繁簡得中。爲善。明雲間王圻作續文獻通考。中所列遼事。條分件繫。不出正史。嘗病其陋。而歎遼之掌故淪亡也。蓋其開基朔漠。撫有燕雲。制度職官。兼采漢制。自聖宗與宋盟好後。文物漸開。科舉日盛。意當日必有記注典章。可裨國史者。求之簿錄家。不少槩見。卽家集野乘。亦散佚無傳。豈以書有厲禁。不得入中朝乎。抑金源初年尙武。雖滅遼。未遑收及圖籍乎。閒嘗取而覈之。遼之有國。二百餘年。清泰開運。滅兩大國。則用兵宜詳。澶淵關南和議。再修。則信誓宜詳。星輅往來。俱極華選。則聘遊宜詳。至如負義侯黃龍安置之年。天祚帝海上夾攻之事。高麗臣事。西夏跳梁。非撫他書。何以知其顛末邪。暇日輒爲甄錄。自本紀外志表。列傳外紀國語。凡有援引。隨事補綴。猶以方域幽遐。風尙寥邈。采篇詠於山川。述碑碣於塔廟。短書小說。過而存之。亦得失之林。讀史者所宜考也。敢曰索隱。聊以拾遺。編次爲如干卷。以待博雅君子之刪補焉。乾隆八年歲在昭陽大淵獻陔月二十有七日。錢塘厲鶚書。



# 遼史拾遺鈔撮羣書目錄

遼史 脫脫等

全遼志 薛廷寵

北遼通書

焚椒錄 王鼎

宋綬上契丹事

奉使行程錄 許亢宗

陷虜記 胡燠

北轅錄 周輝

虜廷事實 文惟簡

虜廷雜記 趙志忠

亡遼錄 忠愿

後漢書 范曄

唐書 劉陶等

契丹國志 葉隆禮

遼載 林本裕

遼小史 楊循吉

王沂公上契丹事 王曾

行程記 富弼

使遼錄 張舜民

攬轡錄 范成大

燕雲奉使錄 趙良嗣

虜廷須知 陳昉

謀夏錄 汪藻

遼金紀事

魏書 魏收

唐書 宋祁等

十國春秋吳任臣

唐餘紀事陳遵

五代史薛居正等

五代史歐陽修

五代史闕文王禹偁

五代史補陶岳

後唐太祖紀年錄

唐莊宗列傳

唐明宗實錄

洛陽縉紳舊聞記張齊賢

洛中紀異秦再思

南唐書馬令

南唐書陸游

江南野史龍衮

漢高祖實錄孫逢吉

晉陽見聞錄王保衡

宋史脫脫等

九朝編年備要陳均

三朝北盟會編徐夢莘

太平治迹統類彭百川

宣政雜錄江萬里

東都事略王偁

東京夢華錄孟元老

宣和遺事

宣和錄

南燼紀聞

北風揚沙錄亡名氏

竊憤錄

靖康遺錄沈夏

靖康要盟錄



正惠公使金錄程卓

中興姓氏錄

大金國志宇文懋昭

金小史楊循吉

金登科記李世弼

東夷考略

諸史夷語陳士元

東國通鑑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徐兢

朝鮮志

隋圖經

唐六典唐元宗明皇帝

宋元史質王洙

皇元聖武親征錄

通鑑考異司馬光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李心傳

金史脫脫等

金太祖實錄

金節要張匯

東北諸蕃樞要李季興

蒙韃備錄孟珙

高麗史鄭麟趾

東國史略

封氏編年封有功

十六國春秋崔鴻

唐會要王溥

五代會要王溥

元史宋濂等

資治通鑑司馬光

資治通鑑注胡三省



讀史方輿紀要顧祖禹

水經注酈道元

元豐九域志王存等

輿地廣記歐陽忞

金人疆宇圖

明一統志李賢等

山西通志

永平府志郭造卿

宣府鎮志孫世芳

昌平州志崔學履

灤志陳士元

易州志戴銑

朔州志許爾忠

蔚州志劉生和

渾源州志王濬初

水經桑欽

元和郡縣志李吉甫

太平寰宇記樂史

九國志路振

元混一輿地要覽

遼東志

順天府志

大同府志汪承爵

四鎮三關志劉效祖

霸州志錢達道

涿州志唐舜卿

薊州志熊相

保安州志劉必紹

隆慶州志謝庭桂

良鄉州志牛象坤

東安縣志張文學

武清縣志許鏗

順義縣志楊燾

密雲縣志劉效祖

固安縣志蘇志皋

玉田縣志王大智

遵化縣志張杰

新城縣志何濟

大同志張欽

名勝志曹學佺

昌平山水記顧炎武

易水志林炷章

郡縣釋名郭子

人海記查慎行

燕都遊覽記孫國枚

寶坻縣志

灤縣志張祥

懷柔縣志周仲士

房山縣志黃榜

三河縣志王自謙

豐潤縣志石邦政

遷安縣志白夏

樂平縣志潘敦復

大同縣志孫體元

恆岳志王濬初

涿鹿記史恆德

盤山志釋智朴

北平古今記孫承澤

日下舊聞朱彝尊

長安可遊記宋啟明

帝京景物略劉侗

金鰲退食筆記高士奇

燕雲錄趙子砥

燕北雜記武珪

北征紀實蔡條

北邊備對程大昌

神麓記苗耀

平燕錄

松漠紀聞浩皓

漠北日記張鵬翮

塞北小鈔高士奇

扈從東巡日錄高士奇

域冢記皇甫鑒

吉金貞石志朱彝尊

遼駐蹕寺沙門奉航幢記

析津日記周質

燕山叢錄徐昌祚

燕北錄王易

北蕃地理志

北記范仲熊

後山談叢陳師道

陷燕錄許採

陰山雜錄趙志忠

續松漠紀聞洪皓

松亭行紀高士奇

京東考古錄顧炎武

扈從西巡日錄高士奇

天下金石志子奕正

碣石叢談郭造卿

遼沙門志才涿鹿山雲居寺續祕藏石經塔記

沙門智光重修雲居寺記

王正燕山雲居寺碑文

武溪集余靖

古靈集陳襄

鄱陽集彭汝礪

臨川集王安石

樂城集蘇轍

樂靜先生集李昭玘

石湖集范成大

遺山文集元好問

陵川集郝經

蛻庵集張翥

曝書亭集朱彝尊

出塞詩徐蘭

安陽集韓琦

魏公集蘇頌

公是先生集劉敞

居士集歐陽修

東坡居士集蘇軾

嵩山集晁說

省齋文臺周必大

中州集元好問

湛然居士集耶律楚材

秋澗集王恽

呆齋集劉定之

盤山紀遊集查爲仁

書史會要陶宗儀

郡齋讀書志晁公武

直齋書錄解題陳振孫

國史經籍志焦竑

讀書敏求記錢曾

小字錄陳思

蘭亭續考俞松

圖畫見聞志郭若虛

畫繼郭椿

圖繪寶鑑夏文彥

繪事備要王星聚

眞珠船陳繼儒

傳國輿譜鄭文寶

禁扁王士點

錢譜董道

中山詩話劉攽

遂初堂書目尤袤

金陵黃氏書目黃雲樞

連江世善堂書目陳第

籀史翟善年

蘭亭考桑世昌

東坡題跋蘇軾

宣和畫譜

畫鑑湯屋

圖繪寶鑑補遺

考古圖呂大臨

太平老人袖中錦

珩璜新論孔平仲

泉志洪遵

詩話總龜阮閱

石林詩話葉夢得

詩史蔡寬夫

辛齋詩話陸嘉淑

蓉塘詩話姜南

雲莊四六餘話楊函道

佛祖通載釋念常

玉壺清話釋文瑩

文忠公事迹歐陽發

錢氏私志錢世昭

賓退錄趙興肯

貴耳錄張端義

雲煙過眼錄周密

王文正公筆錄王曾

昨夢錄康譽之

退齋閒雅錄侯延慶

秀水閒居錄朱勝非

梅磻詩話章居安

古今詩話

蕓斂詞話錢芳樞

神仙通鑑薛大訓

補續高僧傳釋明河

續湘山野錄釋文瑩

家世舊聞陸游

歸田錄歐陽修

春明退朝錄宋敏求

春明夢餘錄孫承澤

隨手雜錄王蒙

畫墁錄張舜民

清異錄陶穀

文昌雜錄龐元英

能改齋漫錄吳曾



墨莊漫錄張邦基

草木子葉子奇

雞林類事孫穆

雞肋編莊綽

儒林公議田況

學圃憲蘇陳燿文

齊東野語周密

柳邊紀略楊賓

暇日記劉跂

日知錄顧炎武

初學記徐堅

老學庵筆記陸游

猗覺寮雜記朱翌

倚晴閣雜鈔魏坤

括異志張師正

爾雅翼羅願

華夷鳥獸考慎懋官

雞林志王雲

癸辛雜識周密

山堂考索章俊卿

棗林雜俎談遷

野獲編沈德符

默記王銍

識遺羅璧

潛邱劄記閻若璩

西使記劉郁

甲申雜記王鞏

黃氏日鈔紀要黃震

雲麓漫鈔趙彥衛

龍川別志蘇轍

志雅堂雜鈔周密

清波雜志周煇

清波別志周煇

程史岳珂

獨醒雜志曾敏行

嘉祐雜志江休復

冷然志徐善

二老堂雜志周必大

容齋四筆洪邁

茅齋自敘馬擴

堯山堂外紀蔣一森

東齋紀事范鎮

三餘贅筆都卬

西神脞說嚴繩孫

聞見近錄王鞏

聞見後錄邵博

揮塵前錄王明清

揮塵後錄王明清

玉堂閒話王仁裕

北夢瑣言孫光憲

道山清話

石林燕語葉夢得

桐陰舊話韓元吉

茗溪漁隱叢話胡仔

長安客話蔣一葵

鐵園山叢談蔡條

夢溪筆談沈括

補筆談沈括

孫公談圃劉延世

國老談苑王銍

王氏談錄

步里客談 陳長方

述史拾遺 妙操筆書目錄

一三



# 遼史拾遺目錄

卷一……………一

本紀第一太祖上

本紀第二太祖下

卷二……………一九

本紀第三太宗上

卷三……………三九

本紀第四太宗下

卷四……………八一

本紀第五世宗

卷五……………八九

本紀第六穆宗上

本紀第七穆宗下

卷六……………一〇七

本紀第八景宗一

本紀第九景宗二

卷七……………一二五

本紀第十聖宗一

本紀第十一聖宗二

本紀第十二聖宗三

本紀第十三聖宗四

本紀第十四聖宗五

卷八……………一三九

本紀第十五聖宗六

本紀第十六聖宗七

本紀第十七聖宗八

卷九……………一五九

本紀第十八興宗一

本紀第十九興宗二

本紀第二十興宗二

卷十……………一八一

本紀第二十一道宗一

本紀第二十二道宗二

本紀第二十三道宗三

本紀第二十四道宗四

本紀第二十五道宗五

本紀第二六道宗六

卷十一……………二〇一

本紀第二十七天祚皇帝一

本紀第二十八天祚皇帝二

卷十二……………二二一

本紀第二十九天祚皇帝三

本紀第三十天祚皇帝四

卷十三……………二四七

志第二營衛志中

志第四兵衛志上

志第七地理志一

志第八地理志二

志第九地理志三

卷十四……………二七五

志第十地理志四

卷十五……………三〇一

志第十一地理志五

志第十三麻象志中

志第十四麻象志下

志第十五百官志一

志第十六百官志二

志第十七上百官志三

志第十七下百官志四



志第十八禮志一

志第二十禮志四

志第二十二禮志六

志第二十三樂志

志第二十五儀衛志二

志第二十六儀衛志三

志第二十八食貨志上

志第二十九食貨志下

志第三十刑法志上

志第三十一刑法志下

卷十六.....三三一

補選舉志

補經籍志

卷十七.....三四一

表第一世表

表第二皇子表

表第三公主表

表第四皇族表

表第五外戚表

表第六遊幸表

表第七部族表

卷十八……………三五五

表第八屬國表

卷十九……………三七三

列傳第一后妃

太祖淳欽皇后述律氏

世宗妃甄氏

聖宗仁德皇后蕭氏

聖宗芳儀李氏補

太宗靖安皇后蕭氏

景宗睿知皇后蕭氏

聖宗欽哀皇后蕭氏

道宗宜懿皇后蕭氏

天祚皇后蕭氏

天祚元妃蕭氏

列傳第二宗室

義宗倍

卷二十……………三八五

列傳第四

韓延徽

列傳第五

王郁

列傳第六

趙延壽子匡贊補

趙思溫

張礪耶律耶五 麻荅附

列傳第十

張儉

邢抱朴

列傳第十一

王繼忠

列傳第十二

耶律隆運

郭世珍補

列傳第十五

蕭撻凍子慥古

列傳第十六

劉六符

杜防

列傳等十七

蕭孝穆

列傳第十九

馬保忠補

列傳第二十八

耶律儼

列傳第三十二

蕭奉先弟保先附

張琳

耶律余覲

其事宗憲曰高山奴傲狠貪墨不可致之左右世宗曰朕以其父祖有功耳既爲人如此豈可玷職位哉追還制命因顧右丞蘇保衡參政石琚曰此朕之過舉不可不改卿等當盡心以輔朕也有司言諸路猛安謀克怙其世襲多擾民請同流官以三十月爲考詔下尚書省議宗憲乃上議曰昔太祖皇帝撫定天下誓封功臣襲猛安謀克今若改爲遷調非太祖約臣謂凡猛安謀克當明核善惡進賢退不肖有不職者其弟姪中更擇賢者代之上從其議進拜右丞相大定六年薨年五十九上輟朝悼惜者久之命百官致奠賻銀一千五百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

常思言補

吳九州補

樂先生補

劉操附

法均附

常在附

非覺附

等偉附

列傳第四十姦臣上

耶律乙辛

列傳第四十三逆臣中

蕭翰

卷二十二……………四二三

外國雜紀第四十五

高麗

西夏

卷二十三……………四二三

國語解第四十六

卷二十四……………四三三

國語解補

# 遼史紀年表

遼自太祖阿保機迄天祚九主。凡二百十九年。開基朔漠。撫有燕雲。規摹廓矣。余讀遼史。攷其紀年。閒與葉隆禮契丹國志不合。豈史有舛誤耶。抑隆禮以宋人紀遼事。傳聞未可盡信耶。校刊遼史拾遺畢。補輯紀年表。葉志與史異者。附注於後。俟究心史學者。是正云。皆道光壬午六月。錢塘汪遠孫識。

乙亥	年	〔太祖〕元	丁卯
丙子	年	二年	戊辰
丁丑	年	三年	己巳
戊寅	年	四年	庚午
己卯	年 五月改元。	〔乾化〕元	辛未
庚辰	年 六月。子友珪弑。自立。	二年	壬申
辛巳	年 二月。友珪伏誅。均王瓌立。	〔末帝〕〔乾化〕三	癸酉
壬午	年	四年	甲戌

岸有老人以杖接引鼎夫未及  
致謝旋失所之因作詩以記

青城山峭皂江寒欲度當時作等閑  
權逆狂風趨近岸  
舟逢怪石碎前灣手攜弱杖倉皇處  
命出洪濤頃刻間  
今日深恩無以報令人羞記雀銜環

蔣貽恭

蔣貽恭江淮人唐末入蜀孟氏時官大井縣令詩二首  
題江道隱太山祠畫龕

世人空解競丹青惟子通玄得墨靈  
應有鬼神看下筆  
豈無風雨助成形威疑噴浪歸滄海  
勢欲擎雲上杳冥  
靜閉綠堂深夜後曉來簾幕似聞腥

詠蠶



六年	辛卯	〔梁末帝〕 〔龍德〕三 年 十月爲唐所 滅。
七年	壬辰	〔唐莊宗〕 〔同光〕二 年
八年	癸巳	三 年
九年	甲午	四 年 太祖崩。 月改元七月。
十年	乙未	〔明宗〕 〔天成〕二 年 是年四月被 弒。克用養子 嗣源立。改天 成元年。
十一年	丙申	三 年
十二年	丁酉	四 年
年 (會同)元	戊戌	年 〔長興〕元

年	契丹國志三	二	己亥		〔唐明宗〕 〔長興〕二	年	契丹國志五
年	契丹國志四	三	庚子		三	年	契丹國志六
年	契丹國志五	四	辛丑		四	年	契丹國志七
年	契丹國志六	五	壬寅	元年。 自立。改清泰	〔愍帝〕 〔應順〕元	年	契丹國志八
年	契丹國志七	六	癸卯		〔廢帝〕 〔清泰〕二	年	契丹國志九
年	契丹國志八	七	甲辰	福二年	十一月。爲晉所滅。 晉高祖天	年	契丹國志十
年	契丹國志九	八	乙巳		〔晉高祖〕 〔天福〕二	年	契丹國志會 同元年。是年。 國號大遼。
年	契丹國志十	九	丙午		三	年	契丹國志二 案史。是年十 一月。改元。

〔晉高祖〕 (天福)四年	丁未	(大同)元年 契丹國志會 同十一年 案史是年二 月改元建國 號大遼四月 太宗崩兄子 兀欲立九月 改天祿元年 契丹國志無
五年	戊申	〔世宗〕二 (天祿)二 年 契丹國志天 祿元年
六年	己酉	三年 契丹國志二 年
七年	庚戌	四年 契丹國志三 年
〔出帝〕 (天福)八年	辛亥	五年 契丹國志四 年 案史是年九 月世宗被弑 太宗子述律 立改應歷元 年契丹國志 同。
〔開運〕元 年	壬子	〔穆宗〕二 (應歷)二 年
二年	癸丑	三年
三年	甲寅	四年

六月。殂。兄子  
重貴立。

七月。改元。

十二月。爲契  
丹所滅。

年	五 〔周世宗〕 (顯德)二	乙卯		改元大同事。 〔漢高祖〕 (天福)十
	三 年	丙辰		二年 二月，稱帝。 〔乾祐〕元 正月，高祖子 承祐立。
	四 年	丁巳		年 〔隱帝〕 (乾祐)二
	五 年	戊午		年 十一月，郭威 篡位，漢亡。
宗訓立，明年	六 年 六月，榮祖子	己未	陽。	〔周太祖〕 (廣順)元 年 正月，稱帝。 〔北漢劉 崇〕(乾 祐)四年 正月，稱帝晉
年	(建隆)元	庚申		五 年
	二 年	辛酉		六 年
	三 年	壬戌		七 年 十一月，崇祖 子鈞立。 顯德元年。 正月，威祖，養 子榮立，改

〔宋太祖〕 (建隆)四年	十三 年	癸亥	〔北漢劉鈞〕(乾祐)八年
(乾德)二 三 年	十四 年	甲子	九 年
四 年	十五 年	乙丑	(天會)元 年
五 年	十六 年	丙寅	二 年
六 年	十七 年	丁卯	三 年 <small>正月禪位于宋周亡。</small>
十一月改開 年	十八 年	戊辰	四 年
(開寶)二 三 年	十九 年	己巳	五 年
三 年	〔景宗〕 (保寧)二 年	庚午	六 年

年	〔宋太祖〕 〔開寶〕四	年	三	辛未	〔北漢劉鈞〕(天會)七年	年	十一月改乾德元年
年	五	年	四	壬申	八	年	
年	六	年	五	癸酉	九	年	
年	七	年	六	甲戌	十	年	
年	八	年	七	乙亥	十一	年	
年	九	年	八	丙子	十二	年	寶元年
國)二年	〔太宗〕 〔太平興	年	九	丁丑	〔北漢劉繼元〕(廣運)二年	年	
年	三	年	十	戊寅	(廣運)三	年	

十一月改乾德元年

〔北漢劉鈞〕(天會)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鈞卒養子繼恩立被弒弟繼元立改廣運元年

〔北漢劉繼元〕(廣運)二年

(廣運)三年

三 年 契丹國志四

四 年 契丹國志五

五 年 契丹國志六

六 年 契丹國志乾亨元年

七 年 契丹國志乾亨二年

八 年 契丹國志乾亨三年

九 年 契丹國志乾亨四年

十 年 契丹國志乾亨五年

〔宋太祖〕

五 年

六 年

七 年

八 年

九 年

〔太宗〕

三 年

〔開寶〕四

十月太祖崩

〔太平興

年

己卯	(乾亨)元年 契丹國志六年	會十五年 十國春秋天	〔北漢劉繼元〕(廣運)四年
庚辰	二年 契丹國志七年	會十六年	五年 十國春秋天
辛巳	三年 契丹國志八年	會十七年	六年 十國春秋天
壬午	四年 契丹國志九年	運元年	七年 十國春秋廣
癸未	(聖宗)元年 案契丹國志是年復號大契丹。	年	八年 十國春秋二
甲申	二年	年	九年 十國春秋三 弟吳立十二月改太平興國元年。
乙酉	三年	年	十年 十國春秋四
丙戌	四年	年	十一年 十國春秋五

五年	丁亥	〔宋太宗〕 〔太平興國〕四年
六年	戊子	五年
七年	己丑	六年
八年	庚寅	七年 國志同。
九年	辛卯	八年
十年	壬辰	九年 十一月改雍熙元年。
十一年	癸巳	年 〔雍熙〕二
十二年	甲午	三年

十國春秋六年是年五月爲宋所滅。

〔北漢劉繼元〕〔廣運〕十二年



年	二十一年 〔宋眞宗〕 〔咸平〕六年	癸卯	年	十三年 〔宋太宗〕 〔至道〕元	乙未	年	〔宋太宗〕 〔雍熙〕四年
	二十二年 〔景德〕元	甲辰		十四年	丙申		〔端拱〕元
	二十三年	乙巳	子恆立。 三月太宗崩。	十五年	丁酉		二年
	二十四年	丙午	年	十六年 〔眞宗〕 〔咸平〕元	戊戌		〔淳化〕元
	二十五年	丁未		十七年	己亥		二年
	二十六年 〔大中祥符〕元年	戊申		十八年	庚子		三年
	二十七年	己酉		十九年	辛丑		四年
	二十八年	庚戌		二十年	壬寅		五年

辛亥	二十九年	〔宋眞宗〕 〔大中祥符〕四年	己未	八年	契丹國志七 年
壬子	〔開泰〕元 年	契丹國志統 和三十年 案史是年十 一月改元。	庚申	九年	契丹國志八 年
癸丑	二年	契丹國志開 泰元年	辛酉	〔太平〕元 年	契丹國志開 泰九年 案史是年十 一月改元。
甲寅	三年	契丹國志二 年	壬戌	二年	契丹國志太 平元年
乙卯	四年	契丹國志三 年	癸亥	三年	契丹國志二 年
丙辰	五年	契丹國志四 年	甲子	四年	契丹國志三 年
丁巳	六年	契丹國志五 年	乙丑	五年	契丹國志四 年
戊午	七年	契丹國志六 年	丙寅	六年	契丹國志五 年

〔宋眞宗〕 (天禧)三 年	丁卯	七 年 契丹國志六 年	〔宋仁宗〕 (天聖)五
四 年	戊辰	八 年 契丹國志七 年	六 年
五 年	己巳	九 年 契丹國志八 年	七 年
〔乾興〕元 年 二月，眞宗崩。 子禎立。	庚午	十 年 契丹國志九 年	八 年
〔仁宗〕 (天聖)元 年	辛未	十 一 年 契丹國志十 年	九 年 案史，是年六 月，聖宗崩。子 宗眞立。改景 福元年。
二 年	壬申	〔興宗〕 (景福)二 年 契丹國志景 福元年	十 年 案史，是年十 一月，改重熙 元年。
三 年	癸酉	〔重熙〕二 年 契丹國志重 熙元年	年 (明道)二
四 年	甲戌	三 年 契丹國志二 年	年 (景祐)元

年	乙亥	四年	契丹國志三 年	〔宋仁宗〕 (景祐)二 年	癸未	十二年	契丹國志十 一年
	丙子	五年	契丹國志四 年	三 年	甲申	十三年	契丹國志十 二年
	丁丑	六年	契丹國志五 年	四 年	乙酉	十四年	契丹國志十 三年
	戊寅	七年	契丹國志六 年	五 年 十一月改寶 元元年	丙戌	十五年	契丹國志十 四年
	己卯	八年	契丹國志七 年	(寶元)二 年	丁亥	十六年	契丹國志十 五年
十一月改明 道元年	庚辰	九年	契丹國志八 年	三 年 二月改康定 元年	戊子	十七年	契丹國志十 六年
	辛巳	十年	契丹國志九 年	(康定)二 年 十一月改慶 歷元年	己丑	十八年	契丹國志十 七年
	壬午	十一年	契丹國志十 年	(慶歷)二 年	庚寅	十九年	契丹國志十 八年

年	〔宋仁宗〕 〔皇祐〕三	辛卯	年	〔宋仁宗〕 〔慶歷〕三	四	年
	四	壬辰			五	年
	五	癸巳			六	年
元年。	三月改至和 六	甲午	元年。		七	年
年	〔至和〕二 國志同。	乙未	年	案史是年八月興宗崩子洪基立改清寧元年契丹國志同。	八	年
元年。	九月改嘉祐 三	丙申	年	〔道宗〕 〔清寧〕二	九	年
年	〔嘉祐〕二	丁酉	年	三	十	年
	三	戊戌		四	十一	年
	年	戊戌		年	十二	年

己亥	五年	〔宋仁宗〕 〔嘉祐〕四 年	丁未	三年	〔宋英宗〕 〔治平〕四 年
庚子	六年	五年	戊申	四年	〔神宗〕 〔熙寧〕元 年
辛丑	七年	六年	己酉	五年	二年
壬寅	八年	七年	庚戌	六年	三年
癸卯	九年	八年	辛亥	七年	四年
甲辰	十年	〔英宗〕 〔治平〕元 年	壬子	八年	五年
乙巳	〔咸雍〕元 年	二年	癸丑	九年	六年
丙午	二年	三年	甲寅	十年	七年

年  
案契丹國志  
是年復號大  
遼  
案史是年正  
月改元

子曙立  
三月仁宗崩

正月英宗崩

癸亥	年 〔宋神宗〕 〔熙寧〕八	乙卯	子預立
甲子	九年	丙辰	
乙丑	十年	丁巳	
丙寅	年 〔元豐〕元	戊午	
丁卯	二年	己未	
戊辰	三年	庚申	
己巳	四年	辛酉	
庚午	五年	壬戌	

契丹國志咸  
 雍十一年無  
 改元太康事  
 案史十年十  
 二月改明年  
 爲太康

年  
 (太康)元  
 契丹國志咸  
 雍十二年

契丹國志咸  
雍十二年

契丹國志咸  
雍十三年

契丹國志咸  
雍十四年

契丹國志咸  
雍十五年

契丹國志咸  
雍十六年

契丹國志咸  
雍十七年

契丹國志咸  
雍十八年

七 年	辛 未	年 〔宋神宗〕 〔元豐〕六	九 年	契丹國志成 雍十九年
八 年	壬 申	七 年	十 年	契丹國志成 雍二十年
九 年	癸 酉	八 年 明 年 為 大 安 案 史 太 康 十 年 十 二 月 改 事 無 改 元 大 安	年 〔大安〕元	契丹國志成 雍二十一年
十 年	甲 戌	年 〔哲宗〕 〔元祐〕元	二 年	契丹國志成 雍二十二年
(壽隆)元	乙 亥	二 年	三 年	契丹國志成 雍二十三年
二 年	丙 子	三 年	四 年	契丹國志成 雍二十四年
三 年	丁 丑	四 年	五 年	契丹國志成 雍二十五年
四 年	戊 寅	五 年	六 年	契丹國志成 雍二十六年



年	〔宋哲宗〕 〔元祐〕二	五年	己卯	年	〔宋哲宗〕 〔元祐〕六	契丹國志成 雍二十七年
弟倍立。	三 年 正月，哲宗崩。	六年	庚辰		七年	契丹國志成 雍二十八年
〔建中靖 國〕元年	〔徽宗〕 統元年。	七年	辛巳		八年	契丹國志成 雍二十九年
年	〔崇寧〕元	〔天祚帝〕 〔乾統〕二 年	壬午	元年。	九年 四月，改紹聖 元年。	契丹國志成 雍三十年
二 年		三年	癸未	年	〔紹聖〕二 壽昌	契丹國志作 年
三 年		四年	甲申		三年	
四 年		五年	乙酉		四年	
五 年		六年	丙戌	元年。	五年 六月，改元符 元年。	

〔宋徽宗〕 (政和)五	五	乙未	年	〔宋徽宗〕 (大觀)元	七	丁亥
六	六	丙申		二	八	戊子
七	七	丁酉		三	九	己丑
八	八	戊戌		四	十	庚寅
十一月改重 年	九	己亥	年	年	(天慶)元	辛卯
(重和)二	十	庚子		二	二	壬辰
(宣和)二	年	辛丑		三	三	癸巳
三	年	壬寅		四	四	甲午
四	年	壬寅		年	年	年

二年 正月金克遼  
天祚出奔遼  
立耶律淳改  
元建福六月  
淳死

年	癸卯	三年	五月耶律敵烈立天祚子雅里。改元神歷。十月雅里卒。	〔宋徽宗〕
	甲辰	四年		六年
	乙巳	五年	案史是年二月天祚爲金人所獲。遼亡。	七年
和元年。		二年		〔金太祖〕 〔天輔〕元 年 正月稱帝。
二月改宣和元年。		三年		輔元年 大金國志天
		四年		輔二年 大金國志天
		五年		年 大金國志三
		六年		年 大金國志四
		七年		年 大金國志五

(宣和)五

年

〔金太祖〕

〔天輔〕七

年

大金國志八

年是年八月

太祖殂弟吳

乞買立改天

會元年

〔太宗〕三

〔天會〕二

年

三

年

# 西遼紀年表

西遼紀年萬氏斯同紀元彙攷始宣和乙巳訖嘉泰辛酉三主二后凡七十七年案遼史天祚紀大石甲辰歲二月自立又曰大石建號萬里之外雖寡母弱子更繼迭承幾九十年錢氏大昕據以駁正萬氏之誤詳養新錄八西遼紀年攷今推錢氏之意輯西遼紀年表以始終耶律氏世系云  
 岿壬午七月七日

甲辰	〔德宗〕 (大石) (延慶)元年	二年	乙巳	七年	〔宋徽宗〕 (宣和)六年
丙午	三年	丁未	四年	二年	〔欽宗〕 (靖康)元年
戊申	五年	己酉	六年	三年	〔高宗〕 (建炎)二年
庚戌	七年	辛亥	八年	四年	〔紹興〕元年
辛亥	八年			五年	

壬子	九年	〔宋高宗〕 (紹興)二年	庚申	七年
癸丑	十年	三年	辛酉	八年
甲寅	十一年 (康國)元年	四年	壬戌	九年
乙卯	十二年	五年	癸亥	十年 是年大石歿。 子夷列幼。遣 命皇后權國。
丙辰	十三年	六年	甲子	十一年 〔感天后〕 (咸清)元年
丁巳	十四年	七年	乙丑	十二年
戊午	十五年	八年	丙寅	十三年
己未	十六年	九年	丁卯	十四年
	十七年			十五年

〔宋高宗〕	六年	丙子	八年 (紹興)十	五年	戊辰
二十七年	七年	丁丑	十九年	六年	己巳
二十八年	八年	戊寅	二十年 <small>是年，后卒，子夷列立。</small>	七年	庚午
二十九年	九年	己卯	二十一年	〔仁宗〕元 (紹興)元	辛未
三十年	十年	庚辰	二十二年	二年	壬申
三十一年	十一年	辛巳	二十三年	三年	癸酉
三十二年	十二年	壬午	二十四年	四年	甲戌
〔孝宗〕	十三年	癸未	二十五年	五年	乙亥

是年，夷列歿，子幼，遣詔以妹普速完權國。

九 年	壬 辰	年 〔宋孝宗〕 (隆興)二	甲 申	十六年 (紹興)二
十 年	癸 巳	年 (乾道)元	乙 酉	
十一 年	甲 午	二 年	丙 戌	
十二 年	乙 未	三 年	丁 亥	
十三 年	丙 申	四 年	戊 子	
十四 年	丁 酉	五 年	己 丑	
年 〔直魯古〕 (天禧)元	戊 戌	六 年	庚 寅	六月。禪位太 子音。
二 年	己 亥	七 年	辛 卯	年 (隆興)元

魯古立。  
夷列次子直  
是年。后被弑。



丙辰	五年 〔宋孝宗〕 (淳熙)十	十一年	戊申	年 (淳熙)七	三年 〔宋孝宗〕	庚子	年 (乾道)八
丁巳	子惇 二月禪位太	十二年	己酉		四年	辛丑	九年
戊午	年 (紹熙)元	十三年	庚戌		五年	壬寅	年 (淳熙)元
己未		十四年	辛亥		六年	癸卯	二年
庚申		十五年	壬子		七年	甲辰	三年
辛酉		十六年	癸丑		八年	乙巳	四年
壬戌	子擴 七月禪位太	十七年	甲寅		九年	丙午	五年
癸亥	年 (慶元)元	十八年	乙卯		十年	丁未	六年

年	〔宋寧宗〕 〔嘉泰〕四年	二十七年	甲子	年	〔宋寧宗〕 〔慶元〕二	十九年
		二十八年	乙丑			二十年
	二	二十九年	丙寅			二十一年
	三	三十年	丁卯			二十二年
年	〔嘉定〕元	三十一年	戊辰			二十三年
	二	三十二年	己巳	年	〔嘉泰〕元	二十四年
	三	三十三年	庚午			二十五年
	四	三十四年	辛未			二十六年

是年秋出獵。乃蠻王屈出律以伏兵八千擒之而據其位。西遼亡。

# 遼史拾遺卷一

錢唐厲鶚撰

## 本紀第一太祖上

太祖大聖大明神烈天皇帝。姓耶律氏。諱億。字阿保機。歐陽修歸田錄曰。契丹阿保機。開平中。屢遣使聘梁。梁亦遣人報聘。今世傳李琪金門集。有賜契丹詔。乃爲阿布機。當時書詔不應有誤。而自五代以來。見於他書者。皆爲阿保機。又有趙志忠者。本華人也。自幼陷北。爲人明敏。在北中舉進士。至顯官。旣而脫身歸國。能述北中君臣世次。山川風物甚詳。又云。阿保機。北人實謂之阿保謹。未知孰是。○趙志忠陰山雜錄曰。太祖諱億。番名阿保謹。生而神志。八部落主愛其雄勇。遂退其主阿輦氏歸本部。立太祖爲王。

討黑車子室韋。唐盧龍軍節度使劉仁恭發兵數萬。遣養子趙霸來拒。

司馬光資治通鑑曰。唐天復三年十一月。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習知契丹情僞。常選將練兵。乘秋深入。踰摘星嶺。擊之。契丹畏之。每霜降。仁恭輒遣人焚塞下野草。契丹馬多飢死。常以良馬賂仁恭買牧地。契丹王阿保機遣其妻兄阿鉢。將萬騎寇渝關。仁恭遣其子守光戍平州。守光僞與之和。設幄犒饗於城外。酒酣。伏兵執之以入。虜衆大哭。契丹以重賂請於仁恭。然後歸之。

鶻案。此事在討黑車子室韋前一年。以其爲契丹與劉氏交兵之始。故附於此。太祖以騎兵七萬。會克用於雲州。

後唐太祖紀年錄曰。太祖以阿保機族黨稍盛。召之。天祐二年五月。阿保機領其部族三十萬。至雲中東城。帳中言事。握手甚歡。約爲兄弟。旬日而去。畱男骨都舍利。首領沮橈梅爲質。

鶻案。五代史及通鑑。俱云阿保機會李克用於雲中。約共擊梁。據遼史。則克用借兵以報劉仁恭。木瓜澗之役耳。

元年○夏四月丁未朔。唐梁王朱全忠廢其主。尋弑之。自立爲帝。國號梁。遣使來告。

王欽若等册府元龜曰。梁太祖建號。契丹阿保機遣使送名馬。女口貂皮等。求封册。梁祖與之書曰。朕今天下皆平。惟有太原未服。卿能長驅兵甲。徑至新莊。爲我剪彼仇讎。與爾便行封册。○王溥五代會要曰。梁太祖開平元年四月。契丹遣其首領袍笏梅老等來貢方物。○黃震黃氏日抄紀要曰。阿保機與李克用約擊梁而背之。稱臣於梁。約梁滅晉。克用恨之。死以屬莊宗。

劉仁恭子守光囚其父。自稱幽州盧龍軍節度使。秋七月乙酉。其兄平州刺史守奇率其衆數千人來降。命置之平盧城。

資治通鑑曰。盧龍節度使劉仁恭。驕侈貪暴。常慮幽州城不固。築館於大安山。曰。此山四面懸絕。可以少制衆。其棟宇壯麗。擬於帝者。選美女實其中。與方士鍊丹藥。求不死。悉歛境內錢。瘞於山巔。令民間

用董泥爲錢。又禁江南茶商無得入境。自采山中草木爲茶鬻之。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通焉。仁恭杖守光而斥之。不以爲子數。李思安引兵入其境。思安朱全忠將所過焚蕩無餘。夏四月己酉。直抵幽州城下。仁恭猶在大安山。城中無備。幾至不守。守光自外引兵入。登城拒守。又出兵與思安戰。思安敗退。守光遂自稱節度使。令部將李小喜、元行欽將兵攻大安山。仁恭遣兵拒戰。爲小喜所敗。虜仁恭以歸。囚於別室。仁恭將佐及左右凡守光素所惡者皆殺之。銀胡鞞都指揮使王思同帥部兵三千。山後八軍巡檢使李承約帥部兵二千。奔河東。守光弟守奇奔契丹。未幾亦奔河東。

二年春正月。○河東李克用子存勳襲遣使弔慰。薛居正五代史曰。唐莊宗初嗣位。遣使告哀於契丹。賂以金繒。求騎軍以救潞州。契丹答其使曰。我與先王爲兄弟。兒卽吾兒也。寧有父不救子耶。許出師。會潞平而止。

夏五月。

五代會要曰。開平二年二月。阿保機遣使來貢良馬。五月。又遣使解里貢細馬十四。金花鞍轡貂鼠皮裘并冠。男口一年十歲。名曰蘇。女口一年十一歲。名曰譬。其妻述律氏貢朝霞錦。前國王欽德并其大臣皆有貢獻。

三年春。○三月。滄州節度使劉守文爲弟守光所攻。遣人來乞兵討之。命皇弟舍利素、夷獮董蕭敵魯以兵會守文於北淖口。進至橫海軍近淀。一鼓破之。守光潰去。

冊府元龜曰。後唐劉守文爲滄州節度。唐天祐六年五月。守文爲其弟守光敗於薊州之雞蘇。守文爲弟所擒。歸幽州。初劉仁恭輦幽府積實。營大安山以自固。會汴人攻其城。守光堅守之。因自爲幽帥。囚仁恭於大安別室。守文素蓄奸謀。志大才短。利燕薊之土疆。乃令子延祐質於汴。自將兵討守光。以迎父爲名。頻年出軍不利。至是大舉。以重賂誘契丹。吐渾之衆。合四萬衆屯薊州。運滄。景芻粟。海船而下。以給軍費。及大戰。守光之兵敗。守文詐慈。單馬立於陣場。泣諭於衆曰。勿殺吾弟。爲守光將元行欽識之。見擒。滄州失帥。自潰。守光復勲兄於別室。榕以叢棘。滄州兵敗。守光乃進攻滄州。滄州賓佐孫鶴。呂竟共推守文之子延祚爲帥。守光攜守文於城下。攻圍累月。城中乏食。軍士食人。百姓食墻土。驢馬相遇。食其驥。士人出入。多爲強者屠殺。呂竟率城中飢羸丁口。以麩麩飼之。團爲宰殺務。旋烹以充軍食。危酷之狀。遠古未聞。延祚力窮。以城降守光。守光以其子繼威爲滄帥。大將張萬進佐之。

秋閏八月補

冊府元龜曰。開平三年閏八月。鴻臚寺引進契丹阿保機差守領葛鹿等進金鍍鐵甲。金鍍銀甲。及水晶玉裝鞍轡等物。馬一百匹。其阿保機母妻各進雲霞錦一匹。

四年

五代會要曰。開平四年四月。契丹遣使實柳梅老來朝貢。

五年○秋○八月甲子。劉守光僭號幽州。稱燕。

資治通鑑曰。梁乾化元年八月甲子。守光卽皇帝位。國號大燕。改元應天。受冊之日。契丹陷平州。燕人驚擾。

六年○冬十月。

冊府元龜曰。乾化元年十月。契丹蜀括梅老等朝貢。

七年春正月○晉王李存勳拔幽州。擒劉守光。

資治通鑑曰。乾化三年。晉周德威進軍逼幽州。燕主守光求援於契丹。契丹以其無信。竟不救。十一月甲辰。晉王自詣幽州。辛酉。單騎抵城下。先是守光愛將李小喜。多贊成守光之惡。言聽計從。權傾境內。至是守光將出降。小喜止之。是夕。小喜踰城詣晉軍。且言城中力竭。壬戌。晉王督諸軍四面攻城。克之。擒劉仁恭及其妻妾。守光帥妻子亡去。癸亥。晉王入幽州。十二月。守光將奔滄州。就劉守奇。涉寒足腫。且迷失道。至燕樂之境。晨匿阮谷。數日不食。令妻祝氏乞食於田父張師造家。師造怪婦人異狀。詰知守光處。并其三子擒之。

鶚案。擒劉守光。通鑑以爲乾化三年十二月事。在均王嗣立之後。而遼史太祖紀。以爲七年正月事。在均王嗣立之前。五代史亦云。乾化三年十二月。晉人取幽州。遼史誤也。

九年○神冊元年春二月。

葉隆禮契丹國志曰。初契丹有八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爲八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人爲

王建旗鼓以統八部。每三年則以次相代。或其部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爲元約。如此不敢爭。及阿保機。乃曰。中國之主。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國。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共責謂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別自爲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將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灤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爲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衆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之利。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爲然。共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復并爲一國。東北諸夷皆畏服之。○宋白續通典曰。契丹居遼澤之中。潢水南岸。其地東南接海。東際遼河。西包冷陁。北界松陁山。東西三千里。地多松柳。澤多蒲葦。阿保機居漢城。在檀州西北五百五十里。城北有龍門山。山北有炭山。炭山西是契丹室韋二界相連之地。其地灤河上源。西有鹽泊之利。則後魏滑鹽縣也。

鷄案。遼史世表亦載此事而不詳。契丹國志所載甚詳。且係九年事。故綴於此。

八月。拔朔州。擒節度使李嗣本。勒石紀功於青冢南。

資治通鑑曰。貞明二年秋八月。契丹王阿保機帥諸部兵三十萬。號百萬。自麟勝攻晉蔚州。陷之。虜振武節度使李嗣本。



鶚案遼史先拔朔州十二月下蔚新武嬌儒五州通鑑誤

二年春二月晉新州裨將盧文進殺節度使李存矩來降。

資治通鑑曰。貞明三年春二月。晉王之弟威塞軍防禦使存矩在新州。驕惰不治。侍婢預政。晉王使募山北部落驍勇者。及劉守光亡卒。以益南討之軍。又率其民出馬。民或鬻十牛易一戰馬。期會迫促。邊人嗟怨。存矩得五百騎。自部送之。以壽州刺史盧文進爲裨將。行者皆憚遠役。存矩復不存恤。甲午。至祁溝關。小校宮彥璋與士卒謀曰。聞晉王與梁人確鬪。騎兵死傷不少。吾儕捐父母妻子。爲人客戰。千里送死。而使長復不矜恤。柰何。衆曰。殺使長。擁盧將軍還新州。據城自守。其如我何。因執兵大譟。趣傳舍詰朝。存矩寢未起。就殺之。文進不能制。撫膺哭其尸曰。奴輩旣害郎君。使我何面復見晉王。因爲衆所擁。還新州。守將楊全章拒之。又攻武州。鴈門以北。都知防禦兵馬使李嗣肱擊敗之。周德威亦遣兵追討。文進帥其衆奔契丹。○馬令南唐書曰。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爲劉守光騎將。唐莊宗攻范陽。文進先降。拜蔚州刺史。莊宗以屬其弟存矩。存矩爲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莊宗與劉鄩相拒於莘。召存矩會兵擊鄩。存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課民出馬。民以十牛易一馬。山後之人皆怨。而兵又不樂南行。至祁溝關。聚而謀爲亂。文進有女少而美。存矩求爲側室。文進以其大將不敢拒。雖與心常款之也。因與亂軍殺存矩。反攻新州。不克。攻武州。又不克。遂奔於契丹。契丹使守平州。

鶚案。文進殺存矩始末。通鑑與南唐書小異。壽州屬吳。文進無遙領刺史之理。從馬氏作蔚州爲是。

三月辛亥攻幽州。節度使周德威以幽并鎮定魏五州兵拒於居庸關之西。合戰於新州東。大破之。

資治通鑑曰：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渝關入營州界，及平州石城縣界，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北至進牛口，舊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不入於薊。幽州歲致繒纈以供戰士衣。契丹至，輒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續通典曰：渝關關城下有渝水入大海。其關東臨海，北有兔耳山，覆舟山，山皆斗峻。山下尋海岸，東北行狹處纔通一軌，三面皆海。北連陸關，西亂山至進牛柵，凡六口。柵戍相接，此天所以限戎狄者也。

夏四月壬午圍幽州不克。

資治通鑑曰：周德威攻新州，爲契丹所敗，奔歸。契丹乘勝進圍幽州。聲言有衆百萬，氈車毳幕，彌漫山澤。盧文進教之攻城，爲地道。晝夜四面俱進，城中穴地然膏以邀之。又爲土山以臨城，城中鎔銅以灑之，日殺千計，而攻之不止。周德威遣閒使詣晉王告急，王方與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勿救恐失之，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閻寶勸王救之。夏四月，晉王命嗣源將兵先進，軍於涑水。閻寶以鎮定之兵繼之。

秋八月，李存勖遣李嗣源等救幽州。曷魯等以兵少而還。

資治通鑑曰：秋八月，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閻寶、李存審步騎七萬會於易州。存審

曰虜衆吾寡。虜多騎。吾多步。若平原相遇。虜以萬騎蹂吾陳。吾無遺類矣。嗣源曰。虜無輜重。吾行必載糧食自隨。若平原相遇。虜抄吾糧。吾不戰自潰矣。不若自山中潛行。趣幽州。與城中合勢。若中道遇虜。則據險拒之。甲午。自易州北行。庚子。踰大房嶺。循澗而東。嗣源與養子從珂將三千騎爲前鋒。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契丹驚卻。晉兵翼而隨之。契丹行山上。晉兵行澗下。每至谷口。契丹輒邀之。嗣源父子力戰。乃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騎遮其前。嗣源躍馬奮槌。三入其陳。斬契丹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卻。晉兵始得出。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爲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陳待之。存審命步兵陳於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曳柴然草而進。煙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譟合戰。存審乃趣後陳起乘之。契丹大敗。席卷其衆。自北山去。委弃車帳。鎧仗。羊馬滿野。晉兵追之。俘斬萬計。辛丑。嗣源等入幽州。周德威見之。握手流涕。

三年春正月丙申。以皇弟安端爲大內惕隱。命攻雲州。

冊府元龜曰。李存璋爲大同軍防禦使。時契丹陷蔚州。營於魚池。阿保機遣人馳木書求賂於存璋。存璋斬其使者不報。賊攻雲州。存璋悉力拒戰。城中舊有鐵車。存璋鎔爲兵器。以授軍士。賊遂退。

本紀第二太祖下

四年○冬○十二月補

王禕大事記續編曰。貞明五年十二月。契丹陷唐營州。○秦再思洛中紀異曰。盧文進投契丹。說阿保機。徵諸路甲馬寇幽州。設圍攻之。莊宗召募救之。契丹退。以趙思溫爲營州團練使。北面沿邊巡檢都指揮使。未期。契丹圍營州。踰年。朝廷未暇救。糧草俱盡。兵刃亦無。思溫欲自殺。左右諫止。阿保機誓不殺。乃南拜遙辭而投戈。

鶚案。遼史天贊二年。克平州。獲趙思溫。

五年春正月乙丑。始製契丹大字。

陶宗儀書史會要曰。遼太祖耶律氏諱億。字阿保機。小字啜里只。多用漢人。教以隸書之半。增損之。製契丹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其字如憐朕。出敕。支走。困馬。寤急。之類是也。

夏五月。○庚辰。有龍見於拽刺山陽水上。上射獲之。藏其骨內府。

洪皓續松漠紀聞曰。阿保機居西樓。宿氈帳中。晨起。見黑龍長十餘丈。蜿蜒其上。引弓射之。卽騰空夭矯而逝。墜於黃龍府之西。相去已千五百里。纔長數尺。其骸尙在金國內庫。悟室長子源嘗見之。尾鬣支體皆全。雙角已爲人所截。與余所藏董羽畫出水龍相似。蓋其背上鬣不作魚鬣也。○元好問續夷堅志曰。遼祖神冊五年三月。黑龍見拽刺山陽水上。遼祖馳往。三日乃得至。而龍尙不去。遼祖射之而斃。龍一角。尾長而足短。身長五尺。舌長二寸有半。命藏之內庫。貞祐南渡尙在。

六年。○冬十月癸丑朔。晉新州防禦使王郁以所部山北兵馬內附。

唐明宗實錄曰。莊宗未卽位。盧文進。王郁相繼入遼。皆驅率數州士女。爲虜南藩。教其織紵工作。中國所爲。虜中悉備。契丹所以強盛。侵陵中國者。以得文進。郁之故也。同光之世。爲患尤深。文進在平州安帳。率奚勁騎。倏來忽往。幽薊荆榛滿目。寂無人煙。

十二月。○晉義武軍節度使王處直。養子都囚其父。自稱畱後。歐陽修五代史曰。義武軍節度使北平王。王處直好巫。而客有李應之者。妖妄人也。處直有疾。應之以左道治之而愈。處直益以爲神。使衣道士服。以爲行軍司馬。軍政無大小。咸取決焉。初應之於涇邑。闈得小兒劉雲郎。養以爲子。而處直未有子。乃以雲郎與處直。而給曰。此子生而有異。處直養以爲子。更名曰都。甚愛之。應之由此益橫。乃籍管內丁壯。別立新軍。自將之。治第博陵坊。四面開門。皆用左道。處直將吏知其必爲患。而莫能諫也。是時幽州李匡儻假道中山。以如京師。處直伏甲城外。以備不虞。匡儻已去。甲士入城圍應之第。執而殺之。因詣處直請殺都。處直不與。明日。第功行賞。因陰疏甲士姓名。自隊長以上。藏於別籍。其後因事誅之。凡二十年。無一人免者。而處直終爲都所殺。都爲人狡妄多謀。處直以爲節度副使。張文禮弒王鎔。莊宗發兵討文禮。處直與左右謀曰。鎮定之蔽也。文禮雖有罪。然鎮定不獨存。乃遣人請莊宗毋發兵。莊宗取所獲文禮。與梁蠟書示處直曰。文禮負我。師不可止。處直有孽子郁奔晉。晉王以女妻之。以爲新州防禦使。處直見莊宗必討文禮。益自疑。乃陰與郁交通。使郁北招契丹入塞。以牽晉兵。且許召郁爲嗣。都聞之不悅。而定人皆言契丹不可召。恐自貽患。處直不聽。郁自奔晉。常恐處直不容。因此大喜。以

爲乘其隙可取之。乃以厚賂誘契丹阿保機。阿保機舉國入寇。定人皆不欲契丹之舉。小吏和昭訓勸都舉事。都因執處直囚之。西宅自爲留後。凡王氏子孫及處直將校。殺戮殆盡。明年正月朔旦。都拜處直於西宅。處直奮起。搥其胸而呼曰。逆賊。吾何負爾。然左右無兵。遂欲齧其鼻。都掣袖而走。處直遂見殺。

乙亥。存勳至定州。王都迎謁馬前。存勳引兵趨望都。遇我軍禿餒五千騎圍之。存勳力戰數四不解。李嗣昭領三百騎來救。我軍少卻。存勳乃得出。大戰。我軍不利。引歸。存勳至幽州。遣二百騎躡我軍後。我軍反擊。悉擒之。

資治通鑑曰。梁龍德元年冬十一月。晉王自將兵攻鎮州。張處瑾遣其弟處琪。幕僚齊儉。謝罪請服。晉王不許。盡銳攻之。旬日不克。契丹主旣許盧文進出兵。張文禮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王郁又說之曰。鎮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天皇王速往。則皆己物也。不然。爲晉王所有矣。契丹主以爲然。悉發所有之衆而南。述律后諫曰。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樂不可勝窮也。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徼利乎。吾聞晉王用兵。天下莫敵。脫有危敗。悔之何及。契丹主不聽。十二月辛未。攻幽州。李紹宏嬰城自守。契丹長驅而南。圍涿州。旬日拔之。擒刺史李嗣弼。進攻定州。王都告急於晉。晉王自鎮州將親軍五千救之。遣神武都指揮使王思同將兵戍狼山之南以拒之。二年春正月甲午。晉王至新城南。候騎白契丹前鋒宿新樂。涉沙河而南。將士皆失色。晉王乃自帥鐵騎五千。先進至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萬餘騎見之。驚走。

契丹素憚晉王，不意其至，故驚走。晉王分軍爲二，逐之，行數十里，獲契丹主之子。時沙河橋狹冰薄，契丹陷溺死者甚衆。是夕，晉王宿新樂，契丹主車帳在定州城下，敗兵至，契丹舉衆退保望都。晉王至定州，王都迎謁於馬前，請以愛女妻王子繼岌。戊戌，晉王引兵趣望都，契丹逆戰。晉王以親軍千騎先進，遇奚酋禿餒五千騎，爲其所圍。晉王力戰，出入數四，自午至申不解。李嗣昭聞之，引三百騎橫擊之，虜退。晉王乃得出，因縱兵奮擊，契丹大敗，逐北至易州。會大雪彌旬，平地數尺，契丹人馬無食，死者相屬於道。契丹主舉手指天，謂盧文進曰：「天未令我至此，乃北歸。」晉王引兵躡之，隨其行止，見其野宿之所，布臺於地，回環方正，皆如編剪，雖去無一枝亂者。歎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不及也。晉王至幽州，使二百騎躡契丹之後，曰：「虜出境卽還，騎恃勇追擊之，悉爲所擒，惟兩騎自它道走免。」契丹主責王郁，繫之以歸。

鶚案：望都之敗，通鑑以爲明年正月事。遼史系之神冊六年十二月，必有一誤。

天贊元年○夏四月○癸亥，李存勳圍鎮州。張文禮求援，命郎君迭烈將軍康末但往擊敗之，殺其將李嗣昭。○五月丁未，張文禮卒，其子處瑾遣人奉表來謝。

鶚案：通鑑張文禮本劉仁恭牙將，從其子守文鎮滄州。守文詣幽州省其父，文禮據州作亂，滄人討之，奔鎮州。趙王王鎔養以爲子，更名德明。趙王誅李弘規，文禮因親軍之怨，弑趙王，文禮受晉王命，爲成德留後，內不自安。復遣使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又乞兵於梁。晉王命趙故將符習爲成德留

後閣寶、史建瑋將兵助之攻鎮州。拔趙州，刺史王鋌降。文禮驚懼而卒。此龍德元年八月事也。晉王敗契丹於望都。二年正月事也。二月，閣寶圍鎮州，爲文禮子處瑾所敗。晉王命李嗣昭代之。夏四月，張處瑾遣兵迎糧於九門，嗣昭設伏擊之，鎮兵發矢中腦卒。九月，李存審攻破鎮州，誅處瑾。事與遼史異。蓋張文禮之死當在神冊六年，李嗣昭之死則在天贊元年。此時契丹望都敗後，方畏晉人之不暇，宜不能再援張處瑾。李嗣昭爲鎮兵射死，通鑑不言爲契丹將所殺，疑遼史所紀爲虛，故不具載通鑑文而辨之如右。

三年春正月，遣兵略地燕南。

資治通鑑曰：同光二年春正月甲辰，幽州奏契丹入寇，至瓦橋。以天平軍節度使李嗣源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陝州畱後霍彥威副之。宣徽使李紹弘爲監軍，將兵救幽州。李存審奏契丹去，復得新州。○五代會要曰：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三月，阿保機率所部入寇新城。○陰山雜錄曰：梁滅，阿保機帥兵直抵涿州。時幽州安次、潞、三河、漁陽、懷柔、密雲等縣皆爲所陷，俘其民而歸，置州縣以居之，不改中國州縣之名。○資治通鑑曰：秋七月庚申，置威塞軍於新州。契丹恃其強盛，遣使就帝求幽州。以處盧文進。時東北諸夷皆役屬契丹，惟渤海未服。契丹主謀入寇，恐渤海倚其後，乃先舉兵擊渤海之遼東，遣其將禿餒及盧文進據營、平等州，以擾燕地。十一月庚申，蔚州言契丹入寇。○五代會要曰：十二月，契丹入寇嵐州。



四年○夏○五月○冬十月

五代會要曰同光三年二月契丹入寇幽州爲王師所敗俘其首領衢多等五月遣使拽鹿孟等來貢方物○册府元龜曰同光三年十月甲子差春州刺史米海金押國信賜契丹王及回使梅老秀里等辭賜物有差

天顯元年春正月

五代會要曰同光四年正月阿保機復寇渤海國又遣梅老鞞里已下三十七人貢馬三十匹詐修和好

夏四月○唐養子李嗣源反郭存謙弑其主存勳嗣源遂卽位○六月○丙午次慎州唐遣姚坤以國哀來告

册府元龜曰明宗初篡嗣遣供奉官姚坤齎空函告哀至西樓屬阿保機在渤海又徑至慎州崎嶇萬里旣謁見阿保機延入穹廬保機身長九尺被錦袍大帶垂後與妻對榻引見坤坤未致命保機先問曰聞爾漢土河南北各有一天子信乎坤曰河南天子今年四月一日雒城軍變今凶問至矣河北總管令公比爲魏州軍亂先帝詔令除討旣聞內難軍衆離心及京城無主上下堅册令公請主社稷今已順人望登帝位矣保機曰漢國兒與我雖父子亦曾彼此讎掣俱有惡心與爾今天子彼此無惡足得歡好爾先復命我續將馬三萬騎至幽鎮已來與爾家天子面爲盟約我要幽州令漢兒把捉更不

復侵汝漢界。○資治通鑑曰：天成元年秋七月，帝遣供奉官姚坤考異曰：漢高祖實錄作苗紳，今從莊宗列傳。告哀於契丹，契丹主聞莊宗爲亂，兵所害，慟哭曰：我朝定兒也，吾方欲救之，以渤海未下，不果往。致吾兒及此，哭不已。虜言朝定猶華言朋友也。又謂坤曰：今天子聞洛陽有急，何不救？對曰：地遠不能及，曰：何故自立？坤爲言帝所以卽位之由。契丹主曰：漢兒喜飾說，毋多談。突欲侍側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可乎？坤曰：中國無主，唐天子不得已而立，亦猶天皇王初有國，豈強取之乎？契丹主曰：理當然。又曰：聞吾兒專好聲色遊畋，宜其及此。我自聞之，舉家不飲酒，散遣伶人，解縱鷹犬，若亦效吾兒所爲，行自亡矣。又曰：吾兒與我雖世舊，然屢與我戰爭，於今天子則無怨，足以修好。若與我大河之北，吾不復南侵矣。坤曰：此非使臣之所得專也。契丹主怒，囚之旬餘，復召之曰：河北恐難得，得鎮定、幽州亦可也。給紙筆趣令爲狀。坤不可，欲殺之。韓延徽諫，乃復囚之。

秋七月。○辛未，衛送大譚譔於皇都，築城以居之。賜譚譔名曰烏魯古，妻曰阿里只。

東國通鑑曰：高麗太祖九年春，契丹滅渤海，勃海王大譚譔戰敗乞降，改勃海爲東丹國，册太子倍爲人皇王以主之。置譚譔於臨潢之西，賜名曰烏魯古。於是勃海世子大光顯及將軍申德、禮部卿大和鈞均老、司政大元鈞、工部卿大福謨、左右衛將軍大審理、小將冒豆于、檢校開國男朴漁、工部卿吳興等，率其餘衆前後來奔高麗者數萬戶。王待之甚厚，賜光顯姓名王繼，附之宗籍，使奉其祀。僚佐皆賜爵。

甲戌次扶餘府。上不豫。是夕大星隕於幄前。辛巳平旦。子城上見黃龍繚繞。可長一里。光耀奪目。入於行宮。有紫黑氣蔽天。踰日乃散。是日上崩。年五十五。

册府元龜曰。天成元年七月。契丹國王遣梅老里述骨之進內官一人。馬二匹。地衣真珠裝金釧金釵等。○又曰。天成元年九月。幽州趙德鈞奏。先羌軍將陳繼威使契丹部內。今使還得狀。稱今年七月二十日。至勃海界扶餘府。契丹族帳在府城東南隅。繼威既至。求見不通。竊問漢兒。言契丹主阿保機已得疾。其月二十七日。阿保機身死。八月三日。隨阿保機靈柩發。離扶餘城。十三日。至烏州。契丹主妻始受卻當府所持書信。二十七日。至龍州。契丹主妻令繼威歸本道。仍遣撩括梅老押馬三匹。充答信。同來。繼威見契丹部族商量。來年正月。葬阿保機於木葉山下。兼差近位阿思沒姑餒持信。與先入蕃天。使供奉官姚坤同來。赴闕告哀。兼聞契丹部內取此月十九日。一齊舉哀。朝廷及當府前後所差人。使繼威來時見處分。候到西樓日。卽並放歸。○五代史曰。冬十月辛丑。契丹使沒骨餒來告阿保機哀。廢朝三日。○田況儒林公議曰。契丹自阿保機雄據燕北之地。修其國有威法。諸戎就漸爲制。常得中國所賜執錦。以其尤精緻者藉地。使牧豎汗踐之。親近者或問其故。曰。我國家他日富盛。此等固當踐之。其用意規貪侈毒。豈易盈哉。



# 遼史拾遺卷二

本紀第三太宗上

太宗孝武惠文皇帝諱德光字德謹小字堯骨○唐天復二年生神光異常

釋念常佛祖通載曰遼主德光名耀屈之姓劉氏阿保機第二子誕於大部落東牙帳生時黑雲覆帳火光照耀有聲如雷及長雄傑有大志精騎射○契丹國志曰帝嘗從太祖至西樓有赤光紫氣蓋其上左右異之

天顯元年七月太祖崩皇后攝軍國事

資治通鑑曰天成元年八月丁亥契丹述律后使少子安端少君守東丹與長子突欲奉契丹主之喪將其衆發扶餘城庚子幽州言契丹寇邊命齊州防禦使安審通將兵禦之

冬十月補

資治通鑑曰天成元年冬十月庚子幽州奏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進來奔初文進爲契丹守平州帝卽位遣間使說之以易代之後無復嫌怨文進所部皆華人思歸乃殺契丹戍平州者帥其衆十餘萬車帳八千乘來奔○馬令南唐書曰明宗卽位文進自平州率衆數萬歸唐明宗得之喜甚以爲善成軍節度使居歲餘徙鎮威勝加同平章事入爲上將軍出鎮昭義徙安遠晉高祖與契丹約爲父子文

進懼不能自安。天福元年冬，送款於烈祖。烈祖以文進爲天雄統軍宣潤節度使。文進身長七尺，狀貌偉然，自其奔契丹也，數引契丹攻掠幽薊，虜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國織紝工作，無不備。契丹由此益彊。同光中，契丹數以輕騎出入塞上，攻掠幽趙，人無寧歲。唐兵屯涿州，歲時饋運自瓦橋關至幽州，嚴斥堠，常苦抄奪，爲唐患者十餘年，皆文進爲之也。初，文進攻新州不克，夜走墜塹，一躍而出，明日視之，乃郡之黑龍潭也，絕岸數丈，深不可測。又嘗有大蛇徑至座間，引首及膝，文進取食飼之而去。由是自負反復南北，終無挫衄焉。○錢易南部新書曰：盧文進陷契丹中，嘗於無定河見人脛骨一條，大如柱，長可七尺。

明年秋，治祖陵畢。

冊府元龜曰：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十月，幽州奏契丹王差人持書求碑石，欲爲其父表其葬所。冬十一月壬戌，人皇王倍率羣臣請於后曰：皇子大元帥勳望中外攸屬，宜承大統，后從之。是日，卽皇帝位。

資治通鑑曰：契丹述律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酋長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諸酋長知其意，爭執德光，轡躍曰：願事元帥太子。后曰：衆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爲天皇王。天皇王性孝謹，母病不食，亦不食，侍於母前，應對或不稱旨，母揚眉視之，輒懼而趨避，非復召不敢見也。○五代會要曰：天成二年十一月，又遣使梅老等二十餘人朝。

賈兼申和好之意。明宗命飛勝指揮使安念德齎錦綺綾羅及金花銀器寶裝酒器等賜之。又賜其母述律氏繡被一張并寶裝纓絡。

三年春。○三月。○乙丑。獵松山。唐義武軍節度使王都遣人以定州來歸。唐主出師討之。使來乞援。命奚秃里鐵刺往救之。

册府元龜曰。王都爲定州節度。臨戎數年。惟以慘虐爲務。周元豹見之曰。形若鯉魚。難免刀几。○資治通鑑曰。初。義武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都鎮易定十餘年。自除刺史以下官租賦皆贍本軍。及安重誨用事。稍以法制裁之。帝亦以都篡父位。惡之。時契丹數犯塞。朝廷多屯兵於幽。易。閒。大將往來。都陰爲之備。浸成猜阻。都恐朝廷移之它鎮。腹心和昭訓勸都爲自全之計。都乃求昏於盧龍節度使趙德鈞。又知成德節度使王建立與安重誨有隙。遣使結爲兄弟。陰與之謀復河北故事。欲復如唐河北諸鎮。世襲。不輸朝廷貢賦。不受朝廷徵發。建立陽許而密奏之。都又以蠟書遺青徐潞益梓五帥離閒之。又遣人說北面副招討使歸德節度使王晏球。晏球不從。乃以金遺晏球帳下。使圖之不克。天成三年夏四月。癸巳。晏球以都反狀聞。詔宣徽使張延朗與北面諸將議討之。

夏四月。○丙申。○鐵刺敗唐將王晏球於定州。唐兵大集。鐵刺請益師。辛丑。命惕隱涅里袞都統查刺赴之。資治通鑑曰。庚子。詔削奪王都官爵。壬寅。以王晏球爲北面招討使。權知定州行州事。以橫海節度使

安審通爲副招討使。以鄭州防禦使張虔釗爲都監。發諸道兵會討定州。是日晏球攻定州。拔其北關。城都以重賂求救於奚會。禿餒。五月禿餒以萬騎突入定州。晏球退保曲陽。都與禿餒就攻之。晏球與戰於嘉山下。大破之。禿餒以二千騎奔還定州。辛酉王晏球聞契丹發兵救定州。將大軍趣望都。遣張延朗分兵退保新樂。延朗遂之真定。畱趙州刺史朱建豐將兵修新樂城。契丹已自它道入定州。與王都夜襲新樂。破之。殺建豐。乙丑王晏球張延朗會於行唐。丙寅至曲陽。王都乘勝悉其衆與契丹五千騎合萬餘人。邀晏球等於曲陽。丁卯戰於城南。晏球集諸將校。令之曰。王都輕而驕。可一戰擒也。今日諸君報國之時也。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於是騎兵先進。奮槌揮劍。直衝其陣。大破之。僵屍蔽野。契丹死者過半。餘衆北走。都與禿餒得數騎僅免。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邀擊契丹北走者。殆無孑遺。

秋七月。○壬子。王都奏唐兵破定州。鐵刺死之。涅里衮查刺等數十人被執。

資治通鑑曰。秋七月壬戌。契丹復遣其酋長惕隱將七千騎救定州。王晏球逆戰於唐河北。大破之。甲子。追至易州。時久雨水漲。契丹爲唐所俘斬。及陷溺死者不可勝數。○冊府元龜曰。天成三年八月。鎮州趙德鈞馳騎上言。今月二日。於府西逢契丹敗黨數千。生擒首領惕隱等五十餘人。接殺皆盡。契丹疆盛僅三十年。雄據北戎。諸蕃竄伏。屢爲邊患。漢兵嘗憚之。前後戰爭。罕得其利。是役也。曲陽之敗。已失千騎。唐河之陣。兵號七千。潰散之後。官軍襲殺。人不暇食。秋雨繼降。溝渠汎溢。泥濘莫進。人飢馬乏。



難投村落所在。村人持白梃擊之。德鈞生兵接於要路。惟奇峯嶺北有棄馬。潛遁脫者數十餘。無噍類。閏八月補。

資治通鑑曰。閏月戊申。趙德鈞獻契丹俘惕隱等。諸將皆請誅之。帝曰。此曹皆虜中之驍將。殺之則虜絕望。不若存之以紓邊患。乃赦惕隱等。會長五十人。置之親衛。餘六百人悉斬之。契丹遣梅老季素等入貢。初。盧文進來降。契丹以蕃漢都提舉使張希崇代之。爲盧龍節度使。守平州。遣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希崇本書生。爲幽州牙將。沒於契丹。性和易。契丹將稍親信之。因與其部曲謀南歸。部曲泣曰。歸固寢食所不忘也。然虜衆我寡。柰何。希崇曰。吾誘其將殺之。兵必潰去。此去虜帳千餘里。比其知而徵兵。吾屬去遠矣。衆曰。善。乃先爲窋。實以石灰。明日召虜將飲醉。并從者殺之。投諸窋中。其營在城北。亟發兵攻之。契丹衆皆潰去。希崇悉舉其所部二萬餘口來奔。詔以爲汝州刺史。歐史曰。以爲汝州防禦使。○冊府元龜曰。天成三年閏八月。契丹平州刺史張希崇殺契丹首領。以一城居人歸國。命中使齎茶藥接之。

四年春正月。○二月。

資治通鑑曰。天成四年春正月。王都。禿餒欲突圍走。不得出。二月癸丑。定州都指揮使馬讓能開門納官軍。都舉族自焚。擒禿餒及契丹二千人。禿餒至大梁。斬於市。○五代史曰。晏球屯軍望都。與都及契丹戰。大敗之。曲陽。都及禿餒得數騎。遯去。閉城不復出。初。莊宗軍中闌得一男子。愛之。使冒姓李。名繼。

陶養於宮中，以爲子。明宗卽位，安重誨出以乞段徊，徊亦惡而逐之。都使人求得之，至是給其衆曰：此莊宗太子也。被以天子之服，使巡城上，以示晏球軍。軍士識者曰：此繼陶也。共詬之。都居城中，兵少，惟以契丹二千人守城。呼禿餒爲餒王，屈身事之。諸將有欲出降者，都伺察嚴密，殺戮無虛日，以故堅守。經年，天成四年二月，城破，都與家屬皆自焚死。

夏四月○五月

資治通鑑曰：夏四月，契丹寇雲州。五月，契丹寇雲州。兩月之間，再寇雲州者，契丹主耶律德光漸西徙也。

五年○冬○十一月戊寅，東丹奏人皇王浮海適唐。

馬端臨文獻通考曰：阿保機死，長子東丹王突欲當立。其母述律愛德光，德光智勇素服諸部，共希旨請立德光。突欲不得立，長興元年，自扶餘汎海奔唐。契丹自阿保機時，侵滅諸國，稱雄北方。及救王都爲王晏球所敗，喪其萬騎，又失赫邈等皆名將，而述律尤思念突欲。由是卑辭厚幣，數遣使聘中國，因求歸赫邈、薊刺等。唐輒斬其使而不報。當此之時，中國之威幾振。距幽州七百里，有渝關。東臨海，北有兔耳、覆舟山，山皆斗絕，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地可耕植。唐時置東西狹，西淶疇，米、藪、長楊、黃花、紫蒙、白狼等戍，以扼契丹於此。戍兵常自耕食，惟衣絮歲給幽州。久之，皆有田宅，養子孫，以堅守爲己利。自唐末幽、薊戍兵廢散，契丹因得出陷平營，而幽、薊之人，歲苦寇鈔。自涿州至幽州百里，人迹斷。

絕。轉餉常以兵護送。契丹多伏兵鹽溝以擊奪之。莊宗之末。趙德鈞鎮幽州。於鹽溝置良鄉縣。又於幽州東五十里築城。皆戍以兵。及破赫遼等。又於其東置三河縣。由是幽、薊之人始得耕牧。而轉餉可通。德光乃西徙橫帳。居捺剌泊。出寇雲、朔之間。明宗患之。以石敬瑭鎮河東。總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禦之。應順、清泰之間。調發饋餉。遠近勞敝。

六年春。○三月。○夏。○五月。○秋。○九月。

冊府元龜曰。後唐長興二年三月辛酉。中書門下奏。東丹王突欲。遠汎滄波。來歸皇化。旣服冠帶。難無姓名。兼惕隱等頃以力助王都。罪同禿餒。爰從必死。並獲再生。每預入朝。各宜授氏。庶使族編。姓譜。世荷聖恩。況符前代之規。永慰遠人之望。自突欲已下。請別賜姓名。仍準本朝蕃官入朝例。安排敕旨。付中書門下商量聞奏。敕旨。突欲宜賜姓東丹。名慕華。仍授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安東都護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勃海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充懷化軍節度。瑞、慎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其從慕華歸國部曲。罕只宜賜姓罕。名支通。穆葛宜賜姓穆。名順義。撒羅宜賜姓羅。名實德。易密宜賜姓易。名師德。蓋禮宜賜姓蓋。名來賓。仍授罕只等五人歸化。歸德小將軍。中郎將。先助禿餒擒獲蕃官惕隱。官蕃名赫遼。宜賜姓狄。名懷惠。相公官蕃名怛列。宜賜姓列。名知恩。仍並授銀青階。檢校散騎常侍。舍利官青階。檢校太子賓客。○又曰。長興二年五月癸亥。青州上言。有百姓過海。北樵採。附得東丹王堂兄京

尹污整書問慕華行止欲修貢也。閏五月青州進呈東丹國首領耶律羽之書二封。○資治通鑑曰長興二年秋九月己亥更賜東丹慕華姓名曰李贊華。

七年春○三月○夏○五月○秋七月。

五代會要曰長興三年三月契丹遣使鐵葛羅羅進馬三十四求薊刺歸國故也。五月遣薊骨舍利隨其使歸。七月遣使都督述祿進馬三十四。○資治通鑑曰初契丹舍利薊刺與惕隱皆爲趙德鈞所擒契丹屢遣使請之上謀於羣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以數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此輩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上以問冀州刺史楊檀對曰薊刺契丹之驍將勸助王都謀危社稷幸而擒之陛下免其死爲賜已多契丹失之如喪手足彼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爲患必深彼纔出塞則南向發矢矣恐悔之無及上乃止。五月己亥契丹使者迭羅卿辭歸國上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少副其求乃遣薊骨舍利與之俱歸契丹以不得薊刺自是數寇雲州及振武。

冬○十一月。

薛居正五代史曰長興三年冬十一月雲州奏契丹主在黑榆林南捺刺泊治造攻城之具是後石敬瑭鎮河東因契丹部落近在雲應遂資其兵力以取中國而燕雲十六州之地遂皆爲北方引弓之民。○資治通鑑曰長興三年冬十一月丁亥以石敬瑭爲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蔚州刺史張彥超本沙陀人嘗爲帝養子與石敬瑭有隙聞敬瑭爲總管舉城附於契丹契丹以爲大同節度使。

九年春正月。

冊府元龜曰。唐閔帝應順元年正月。契丹使都督沒辣來朝。獻馬四百。駝十。羊二千。先是遣供奉官西方環入契丹復命。故有是獻。

秋。○九月。

資治通鑑曰。唐廢帝清泰元年秋九月己未。雲州奏契丹入寇。北面招討使石敬瑭奏。自將兵屯百井。以備契丹。辛酉。敬瑭奏振武節度使楊檀擊契丹於境上。卻之。檀後避明宗廟諱。賜名光遠。○陳思小字錄曰。楊光遠。字德明。小字阿檀。沙陀部人也。

十年。○夏。○五月。○六月。

資治通鑑曰。清泰二年夏五月丙申。契丹寇新州。及振武。六月。契丹寇應州。○王仁裕玉堂閒話曰。乙未歲。契丹據河朔。晉師據於澶淵。天下騷然。疲於戰伐。翰林學士王仁裕奉使馮翊。路由於鄭。過僕射陂。見州民及軍營婦女。填咽於道路。皆執錯采小旗子。插於陂中。不知其數。詢其居人。皆曰。鄭人比家。夢李衛公云。請多造旗幡。置於陂中。我見集得無數兵。爲中原翦除戎寇。所乏者旌旗耳。是以家別獻此幡幟。初未之信。以爲妖言。累旬月之間。擊敗契丹。及使回過其陂。使僕者下路訪於草際。存者尙多。十一月。○秋七月。○丙申。唐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爲其主所討。遣趙瑩因西南路招討盧不姑求救。上白太后曰。李從珂弑君自立。神人共怒。宜行天討。時趙德鈞亦遣使至河東。復遣桑維翰來告急。遂許興師。

資治通鑑曰。天福元年五月辛卯。以敬瑄爲天平節度使。以馬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宋審虔爲河東節度使。甲午。以建雄節度使張敬達爲西北蕃漢馬步都部署。趣敬瑄之鄆州。敬瑄疑懼。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許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千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不與亂。朝廷發之。安能束手死於道路乎。今且發表稱疾。以觀其意。若其寬我。我當事之。若加兵於我。我則改圖耳。掌書記洛陽桑維翰曰。主上初卽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邪。然卒以河東復授公。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羣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壻。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爲自全之計。契丹素與明宗約爲兄弟。今部落近在雲。應。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成。敬瑄意遂決。戊戌。昭義節度使皇甫立奏敬瑄反。壬寅。制削奪敬瑄官爵。乙巳。以張敬達兼太原四面排陳使。河陽節度使張彥琪爲馬步軍都指揮使。以安國節度使安審琦爲馬軍都指揮使。以保義節度使相里金爲步軍都指揮使。以右監門上將軍武廷翰爲壕寨使。丙午。以張敬達爲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以義武節度使楊光遠爲副部署。丁未。又以張敬達知太原行府事。以前彰武節度使高行周爲太原四面招撫排陣等使。張敬達將兵三萬營於晉安鄉。○契丹國志曰。夏五月。唐以石敬瑄爲天平節度使。敬瑄拒命謀叛。唐發兵討之。秋七月。唐殺石敬瑄子弟四人。敬瑄令掌書記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爲獻。表至。契丹大喜。復書許俟仲秋傾國赴援。○冊府元龜曰。桑維翰自後唐末帝

清泰三年爲太原掌書記。時高祖將起義，頗慮孤壘無成，憂不遑處。維翰揚言曰：蝮蛇在手，壯士解腕。今日朝廷待以匪人，無復首免之理。但極力自完，萬一不濟，契丹族帳在雲，應朝呼夕至，何患無成。高祖釋然。自是民請構蕃軍者多矣。然關防重疊，去者多獲，朝廷又以虜性多疑，必不以高祖單詞容易。應副高祖使有達虜廷者，報曰：仲秋吾傾寨奉援，且牢守備。朝廷知之，攻城頗急，城中乏食，慮難支久，乃令小僕何福懇告蕃首。時八月末也。蕃首曰：北候漸涼，別無顧慮。爾名曰福，戰捷之繇，數日出軍，與何福俱來。壬寅，契丹至。及高祖建號，制授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尋改中書侍郎平章事。

九月○丁酉，入雁門。戊戌，次忻州，祀天地。己亥，次太原。庚子，遣使諭敬瑭曰：朕興師遠來，當卽與卿破賊。會唐將高行周、符彥卿以兵來拒，遂勒兵陳於太原。及戰，佯爲之卻。唐將張敬達、楊光遠又陳於西，未成列以兵薄之。而行周、彥卿爲伏兵所斷，首尾不相救。敬達、光遠大敗，棄仗如山，斬首數萬級。敬達走保晉安寨。

資治通鑑曰：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揚武谷而南，旌旗不絕，五十餘里。辛丑，契丹主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敬瑭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犯其陳。唐兵見其羸，爭逐之。至汾曲，契丹涉水而去。唐兵循岸而進，契丹伏兵自東北起，衝唐兵，斷而爲二。步兵在北者，多爲契丹所殺。騎兵在南者，引歸晉安寨。契丹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步兵死者近萬人，騎兵獨全。敬達等收餘衆保晉安。是夕，

敬瑭出北門見契丹主。契丹主執敬瑭手，恨相見之晚。敬瑭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雁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旣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瑭甚歎伏。

癸卯圍晉安

册府元龜曰：九月，契丹軍至，張敬達大敗。晉高祖與蕃衆期，迫一夕而圍合，自晉安營南門之外，長百餘里，闊五十里，布以氈帳，用毛索懸之，銅鈴而部伍多畜犬，以備警急。營中嘗有夜遁者，出則犬吠鈴動，跬步不能行焉。自是敬達與麾下雜部曲五萬人，馬萬匹，無絲四奔，但見穹廬如岡阜，相屬諸軍相顧，色如死灰。○契丹國志曰：九月，敬瑭引契丹兵圍晉安寨。唐潞王大懼，下詔親征，至懷州，問策於羣臣。吏部侍郎龍敏請立李贊華爲契丹主，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趨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必有內顧之憂，然後選募精銳以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潞王深以爲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潞王憂沮，日夕酣飲悲歌，羣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

初圍晉安，分遣精兵守其要害，以絕援兵之路。而李從珂遣趙延壽以兵二萬屯團柏谷，范延廣以兵二萬屯遼州，幽州趙德鈞以所部兵萬餘，由上黨趨延壽軍，合勢進擊。知此有備，皆逗遛不進。

資治通鑑曰：初趙德鈞陰蓄異志，欲因亂取中原，自請救晉安寨。唐主命自飛狐踵契丹後，抄其部落。



德鈞請將銀鞍契丹直三千騎。趙德鈞在幽州，以契丹來降之驍勇者，置銀鞍契丹直。由七門路西入，帝許之。趙州刺史北面行營都指揮使劉在明先將兵戍易州，德鈞過易州，命在明以其衆自隨。在明，幽州人也。德鈞至鎮州，以董溫琪領招討副使，邀與偕行。又表稱兵少，須合澤潞兵，乃自吳兒谷趣潞州。癸酉，至亂柳。時范延光受詔將部兵二萬屯遼州，德鈞又請與魏博軍合。延光知德鈞合諸軍志趣難測，表稱魏博兵已入賊境，無容南行數百里與德鈞合。乃止。十一月，以趙德鈞爲諸道行營都統，依前東北面行營招討使，以趙延壽爲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使，以翰林學士張礪爲判官。庚寅，以范延光爲河東道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以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周副之。辛卯，以劉延朗爲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副使。趙延壽遇趙德鈞於西湯。歐史作西唐，薛史作西唐店。悉以兵屬德鈞。德鈞志在併范延光軍，逗遛不進。詔書屢趣之。德鈞乃引兵北屯團柏谷口。

丁卯，召敬瑭至行在所，賜坐上從容語之曰：「吾三千里舉兵而來，一戰而勝，殆天意也。觀汝雄偉宏大，宜受茲南土，世爲我藩輔。」遂命有司設壇晉陽，備禮冊命。十一月丁酉，冊敬瑭爲大晉皇帝。

資治通鑑曰：丁酉，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爲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築壇於柳林。是日，卽皇帝位。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己亥，制改長興七年爲天福元年。此清泰三年也，而以爲唐明宗長興七年，以潞王爲篡也。

閏月。

資治通鑑曰。閏月。趙延壽獻契丹主所賜詔及甲馬弓劍。詐云。德鈞遣使致書於契丹主。爲唐結好。說令引兵歸國。其實別爲密書。厚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己爲帝。請卽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爲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尙彊。范延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邀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帝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見契丹主。說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危。一戰而唐兵瓦解。退守一柵。食盡力窮。趙北平父子不忠不信。畏大國之彊。且素蓄異志。按兵觀變。非以死殉國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誕妄之辭。貪豪末之利。弃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天下。將竭天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爾見捕鼠者乎。不備之。猶或齧傷其手。況大敵乎。對曰。今大國已扼其喉。安能齧人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但兵家權謀。不得不爾。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柰何二三其命。使大義不終。臣竊爲皇帝不取也。跪於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主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

甲子。楊光遠。安審琦。殺敬達以降。

資治通鑑曰。晉安寨被圍數月。高行周。符彥卿。數引騎兵出戰。衆寡不敵。皆無功。芻糧俱竭。削柿淘糞。以飼馬。馬相啗。尾鬣皆禿。死則將士分食之。援兵竟不至。張敬達性剛。時謂之張生鐵。楊光遠。安審琦。勸敬達降於契丹。敬達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爲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況降敵乎。今援兵旦暮至。且當俟之。必若力盡勢窮。則諸君斬我首。攜之出降。自求多福。未爲晚也。光遠目審琦。欲殺敬達。審琦

未忍。高行周知光遠欲圖敬達，常引壯騎尾而衛之。敬達不知其故，謂人曰：「行周每踵余後，何意也？」行周乃不敢隨之。諸將每旦集於招討使營，甲子，高行周符彥卿未至，光遠乘其無備，斬張敬達首，帥諸將上表降於契丹。契丹主素聞諸將名，皆慰勞，賜以裘帽。因戲之曰：「汝輩亦大惡漢，不用鹽酪，啗戰馬萬匹。」光遠等大慙。契丹主嘉張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曹爲人臣，當效敬達也。」

庚子，僕射蕭酷古只奏趙德鈞等諸援兵將遁，詔夜發兵追擊。德鈞等軍皆投戈棄甲，自相蹂踐，擠於川谷者，不可勝紀。仍命皇太子馳輕騎據險要，追及步兵萬餘，悉降之。辛未，兵度團柏谷，以酒肴祀天地，俄追及德鈞父子，乃率衆降。次潞州，召諸將議，皆請班師從之。

資治通鑑曰：帝以晉安已降，與契丹主將引兵而南，欲畱一子守河東，咨於契丹主。契丹主令帝盡出諸子，自擇之。帝兄子重貴，父敬儒蚤卒，帝養以爲子，貌類帝而短小。契丹主指之曰：「此大目者可也。」乃以重貴爲北京畱守，太原尹河東節度使契丹以其將高謨翰爲前鋒，與降卒皆進。丁卯，至團柏，與唐兵戰。趙德鈞、趙延壽先遁，符彥饒、張彥琦、劉延朗、劉在明繼之。士卒大潰，相騰踐死者萬計。壬申，趙德鈞、趙延壽南奔潞州，唐敗兵稍稍從之。其將時賽帥盧龍輕騎東還漁陽，帝先遣昭義節度使高行周還具食。至城下，見德鈞父子在城上，行周曰：「僕與大王鄉曲，敢不忠告。城中無斗粟可守，不若速迎車駕。」甲戌，帝與契丹主至潞州，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契丹主慰諭之。父子拜帝於馬首，進曰：「別後安否？」

帝不顧，亦不與之言。以其欲爭爲帝恨之也。契丹主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所置銀鞍契丹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契丹主命盡殺之於西郊。凡三千人，遂鎖德鈞，延壽送歸其國。

壬申，惕隱注林牙迪離畢來獻俘。晉帝辭歸，上與宴飲，酒酣，執手約爲父子。以白貂裘一、廐馬二十、戰馬千二百、餼之。命迪離畢將五千騎送入洛，臨別謂之曰：朕留此，候亂定乃還耳。

册府元龜曰：晉高祖卽位於晉陽，改號天福元年。車駕將入洛，閏十一月甲戌，契丹主舉酒言於帝曰：余遠來赴義，大事已成，皇帝頃赴京都，今已令太相溫勒兵相送。至於河梁，要過河者，卽多少任意。余亦且在此州，俟京雒已定，便當北轅，執手相泣，久不能別。脫白貂裘以衣帝，贈馬二十四，戰馬一千二百匹。仍戒曰：子子孫孫無相忘焉。○洛中紀異曰：契丹主德光嘗晝寢，夢一神人，花冠美姿容，輜駟甚盛，自天而下，衣白衣，佩金帶，執金骨朵，有異獸十二隨其後，內一黑色兔，入德光懷而失之。神人語德光曰：石郎使人喚汝，汝須去，覺告其母，忽之不以爲異。後復夢，卽前神人也。衣冠儀貌，宛然如故。曰：石郎已使人來喚汝，旣覺而驚，復以告母。母曰：可命筮之。乃召胡巫筮，言太祖從西樓來，言中國將立天王，要爾爲助。爾須去，未浹旬，石敬瑭反於河東，爲後唐張敬達所敗，亟遣趙瑩持表重賂，許割燕雲，求兵爲援。契丹帝曰：我非爲石郎興師，乃奉天帝敕使也。率兵十萬，直至太原，唐師遂衄。立石敬瑭爲晉帝，後至幽州城中，見大悲菩薩佛相，驚告其母曰：此卽向來神人，冠冕如故，但服色不同耳。因立祠木葉山，名菩薩堂。德光生於癸卯年，黑兔入懷，此其兆也。

辛巳晉帝至河陽李從珂窮蹙召人皇王偕同死不從遣人殺之乃舉族自焚

王禹偁五代史闕文曰晉高祖引契丹圍晉安寨降楊光遠清泰帝至自覃懷京師父老迎帝於上東門外帝垂泣不止父老奏曰臣等伏聞前唐時中國有難帝王多幸蜀以圖進取陛下何不且入西川帝曰本朝兩川節度皆用文臣所以玄宗僖宗避寇幸蜀今孟氏已稱尊矣吾何歸乎因慟哭入內舉族自焚○洛中紀異曰先是甲子歌至清泰三年丙申歲云數在五樓前又云但看八九月兵至口于原後大軍於太原南五樓村前大戰至九月晉祖勾契丹至於城下王師敗績至十一月戎王遣蕃軍送晉祖歸洛陽即兵至口于原之應也○資治通鑑曰己丑唐主命河陽節度使萇從簡與趙州刺史劉在明守河陽南城遂斷浮梁歸洛陽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紳殺昭信節度使李贊華於其第己卯帝至河陽萇從簡迎降舟楫已具唐主雖斷河梁而萇從簡具舟楫以濟晉兵彰聖軍執劉在明以降帝釋之使復其所唐主命馬軍都指揮使宋審虔步軍都指揮使符彥饒河陽節度使張彥琪宣徽南院使劉延朗將千餘騎至白馬陂行戰地白司馬陂也在洛陽北史逸司字有五十餘騎奔於北軍諸將謂審虔曰何地不可戰誰肯立於此乃還庚辰唐主又與四將議復向河陽而將校皆已飛狀迎帝帝慮唐主西奔遣契丹千騎掘澠池辛巳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皇后積薪欲燒宮室重美諫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它日重勞民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王淑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且避匿以俟姑夫太后曰吾子孫婦女一朝至此何忍獨生妹

自勉之。淑妃乃與許王從益匿於穽場獲免。是日晚，帝入洛陽，止於舊第。唐兵皆解甲待罪，帝慰而釋之。帝命劉知遠部署京城，知遠分漢軍使還營，館契丹於天宮寺，城中肅然，無敢犯令。

十二月。

資治通鑑曰：十二月辛酉朔，帝如河陽，餞太相溫及契丹兵歸國。癸巳，詔贈李贊華燕王，遣使送其喪歸國。

十二年春正月丙辰，次堆子口。唐大同軍節度判官吳巒閉城拒命，遣崔廷勳圍其城。庚申，上親征，至城下諭之，巒降。

資治通鑑曰：天福二年春二月戊子，契丹主自上黨過雲州。大同節度使沙彥珣出迎，契丹主畱之，不使還鎮。節度判官吳巒在城中，衆推巒領州事，閉城不受契丹之命。契丹攻之不克，應州馬軍都指揮使金城郭崇威亦恥臣契丹，挺身南歸。契丹主過新州，命威塞節度使翟璋歛犒軍錢十萬緡。契丹主勞翟璋曰：「當爲汝除代，令汝南歸。」己亥，璋表乞徵詣闕。旣而契丹遣璋將兵討叛奚，攻雲州有功，留不遣。璋鬱鬱而卒。○五代史曰：吳巒，字寶川，鄆州盧縣人也。少舉明經不中，清泰中爲大同沙彥珣節度判官。晉高祖起太原，召契丹爲援，契丹過雲州，彥珣出城迎謁，爲契丹所虜。城中推巒主州事，巒卽閉門拒守。契丹以兵圍之，高祖入立，以雲州入於契丹，而巒猶守城不下。契丹圍之凡七月，高祖義巒所爲，乃以書告契丹，使解兵去。高祖召巒以爲武寧軍節度副使，諫議大夫，復州防禦使。

鶚案繼後在出帝時大臣以繼前守雲中不下遣繼代王令溫守貝州契丹攻貝州城破投井死遼史諭降之事非實。

戊寅朝於皇太后進珍玩爲壽。

資治通鑑曰趙德鈞見述律太后悉以所齎寶貨并籍其田宅獻之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爲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爲天子何妄語耶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爲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爲人臣旣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爲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又問器玩在此田宅何在德鈞曰在幽州太后曰幽州今屬誰曰屬太后太后曰然則又何獻焉德鈞益慙自是鬱鬱不多食踰年而卒張礪與延壽俱入契丹契丹主復以爲翰林學士。

二月○夏四月○六月。

五代史曰天福二年春二月丁酉契丹使皇太子解里來夏四月丁亥趙瑩使於契丹辛卯契丹使宮苑使李可興來○冊府元龜曰天福二年六月契丹使奚離畢進馬二百匹人參貂鼠皮走馬木碗等物。

八月庚寅晉及太原劉知遠南唐李昇各遣使來貢。

資治通鑑曰五月吳徐知誥用宋齊丘策欲結契丹以取中國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修好契丹主亦

遼史拾遺 卷二

遣使報之。

二月



# 遼史拾遺卷三

本紀第四太宗下

會同元年○秋七月○戊辰遣中臺省右相耶律述蘭迭烈哥使晉臨海軍節度使趙思溫副之册晉帝爲英武明義皇帝

册府元龜曰晉高祖天福三年十月戊寅北朝命使以册寶上帝徽號曰英武明義皇帝左右金吾六軍儀仗兵部法物太常鼓吹殿中省繖扇者等竝出城迎引至崇元殿前陳列帝受徽號畢御殿受百官賀

九月庚戌○邊臣奏晉遣守司空馮道左散騎常侍章勳來上皇太后尊號左僕射劉煦右諫議大夫盧重上皇帝尊號遂遣監軍寅侏已充接伴

五代史曰天福三年秋八月戊寅馮道及左僕射劉煦爲契丹册禮使辛丑歸伶官於契丹九月己未歸靜鞭官劉守威金吾勘契官王殷司天雞叫學生殷暉於契丹

冬○十一月甲辰朔命南北宰相及夷離堇就館賜晉使馮道以下宴丙午上御開皇殿召見晉使壬子皇太后御開皇殿馮道章勳册上尊號曰廣德至仁昭烈崇簡應天皇太后甲子行再生柴册禮丙寅皇帝御宣政殿劉煦盧重册上尊號曰睿文神武法天啓運明德章信至道廣敬昭孝嗣聖皇帝大赦改元

會同。

資治通鑑曰。天福三年秋七月辛酉。帝上尊號於契丹主及太后。戊寅。以馮道爲太后冊禮使。左僕射劉煦爲契丹主冊禮使。備鹵簿儀仗車輅詣契丹行禮。契丹主大悅。帝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爲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於別殿拜受詔敕。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玩好珍異。相繼於道。乃至應天太后。元帥太子。偉王。南北二王。韓延徽。趙延壽等諸大臣。皆有賂。小不如意。輒來責讓。帝常卑辭謝之。晉使者至契丹。契丹驕倨。多不遜語。使者還以聞。朝野咸以爲恥。而帝事之曾無倦意。以是終帝之世。與契丹無隙。然所輸金帛。不過數縣租賦。往往託以民困不能滿數。其後契丹主屢止帝上表稱臣。但令爲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薛居正五代史曰。虜遣使加徽號於晉。晉亦獻徽號於虜。命宰相馮道充使。及行。將達西樓。虜主欲自出迎道。虜之羣僚奏天子無迎宰相禮。乃止。其名動殊俗也如此。○阮閱詩話總龜曰。晉天福三年。與戎和。晉祖曰。當遣輔相爲使。趙瑩。桑維翰皆未言。以戎雖通好。而反覆難測。咸懼於將命。馮道與諸公中書食訖。分聽堂吏前白道言。北使事。吏入。色變。手顫。道索紙一幅書云。道去。卽遣寫敕。屬吏泣下。道遣人語妻子。不復歸家。舍都亭驛。不數日卽行。晉祖餞之。語以家國之故。煩耆德使遠。自酌卮酒飲之。虜以道有重名。欲留之。命與其國相同列。所賜皆等。戎賜臣下以牙笏。及臘月。賜牛頭。皆爲殊禮。道皆得之。以詩謝云。牛頭偏得賜。象笏更容持。戎甚喜。潛諭留之道曰。兩朝皆臣。豈有分別。受賜悉市薪炭云。北地寒。老年不堪。及還京師。作詩五章。以述使

北之意其首章云。去年今日奉皇華。只爲朝廷不爲家。殿上一杯天子泣。門前雙節國人嗟。龍荒冬往時時雪。兔苑春歸處處花。上下一行如骨肉。幾人身死掩黃沙。虜中大寒。賜錦襖貂襖羊狐貂衾各一。每入謁。悉披四襖。夜宿館中。併覆三衾。詩曰。朝披四襖專藏手。夜蓋三衾怕露頭。○孫光憲北夢瑣言曰。莊宗嫡夫人韓氏。後爲淑妃。伊氏爲德妃。契丹入中原。陷於虜廷。宰相馮道尊冊契丹王。虜帳宴席。其國母后妃。列坐同宴。王嬀蔡姬之比也。○李昭玘樂靜先生集。殘經曰。南臺古刹有佛書數百卷。多唐季五代時所書。字畫精勁。歷歷可喜。有毗柰耶雜事一卷。德妃伊氏所造。唐莊宗次妃。初神閔敬皇后劉氏。以微賤得立。歸賜於佛。性喜聚斂。惟寫佛書饋路僧尼。而士卒不得衣食。妃爲此經。豈非畏后所偪邪。後有印章曰燕國夫人伊氏。蓋未晉封時所製也。唐制。太后皇后末嘗有印。凡封令書。卽太后用宮官印。皇后用內侍省印。而夫人不聞有用印之禮。是時兩宮交通藩鎮。使者旁午於道。而恬不知禁。則夫人私自鑄亦不爲僭矣。案五代史。稱德妃與韓淑妃居太原。晉高祖反時。爲契丹所虜。不知是經何從至也。

二年。○秋。○閏月。

資治通鑑曰。天福四年閏月初。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子威。避王都之難。亡在契丹。至是義武缺帥。契丹主遣使來言。請使威襲父土地。如我朝之法。帝辭以中國之法。必自刺史。圍練防禦序遷。乃至節度使。請遣威至此。漸加進用。契丹主怒。復遣使來言曰。爾自節度使爲天子。亦有階級邪。帝恐其滋蔓不已。

厚賂契丹，且請以處直兄孫彰德節度使廷胤爲義武節度使，以厭其意。契丹怒稍解。

九月。册府元龜曰：天福四年九月，契丹使粘木孤來獻牛馬犬，腊顛驪十駟。

冬。○十一月。

資治通鑑曰：十一月戊子，契丹遣其臣遙折來使，遂如吳越。

三年春正月。○壬辰。○晉以并、鎮、忻代之吐谷渾來歸。

資治通鑑曰：初，帝割鴈門之北以賂契丹，由是吐谷渾皆屬契丹，苦其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復誘之，於是吐谷渾帥部落千餘帳，自五臺來奔，契丹大怒，遣使讓帝以招納叛人。六年春正月丙寅，帝遣供奉官張澄將兵二千索吐谷渾，在并、鎮、忻代四州山谷者，逐之使還故土。

鶚案：吐谷渾奔晉，通鑑係天福五年十二月事，至逐歸故土，係六年正月事。遼史首尾差一年，未知孰是。

夏四月庚子，至燕，備法駕，入自拱辰門，御元和殿，行入閣禮。

宋敏求春明退朝錄曰：唐日御宣政，設殿中細仗，兵部旗旛等於廷，朝官退，皆賜食。自開元後，朔望宗廟上牙槃食，明皇意欲避正殿，遂御紫宸殿，喚仗入閣門，遂有入閣之名。在唐時殊不爲盛禮，唐末常御殿，更無仗，遇朔望特設之，趨朝者仍給廊下食，所以鄭谷輩多形於詩詠歎美，而五代行之不絕。○

五代史曰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百官俟朝於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閣然衙朝也其禮尊閣燕見也其事殺自乾符已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閣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閣爲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閣其後亦廢至是而復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使殿也此入閣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閣○五代會要曰入閣儀司天進時刻牌閣門進班齊牌皇帝自內著袍衫穿鞞乘輦至常朝殿門駐輦受樞密使已下起居訖引駕至正朝殿皇帝坐定卷簾殿上添香喝控鶴官拜次雞叫官次閣門勘契次閣門承旨喚仗次閣門使引金吾將軍南班拜訖分引至位對揖次細仗相次入次執文武班簿至位對揖次宰臣南班拜訖分引至位對揖次金吾將軍奏平安次文武百官入通事舍人揖殿鞞鞞入沙墀兩拜立定次引宰臣及兩省官金吾將軍合班立定閣門使喝拜搢笏舞蹈三拜奏聖躬萬福又引宰臣班首一人至近前又兩拜舞蹈三拜引至位對揖通事舍人引宰臣於東西踏道下立次文武百官出次兩省官南班揖殿出次翰林學士南班揖殿出次執文武班簿南班揖殿出次金吾將軍南班揖殿出次細仗出次引宰臣香案前奏事訖宣徽使喝好去南班揖殿出次閣門使引待制官到位兩拜引近前奏事訖卻歸位罄折宣徽使宣所奏知又兩拜舞蹈三拜舍人喝好去南班揖殿出次刑法官奏事準

上次監察御史南班揖殿出。次起居郎南班揖殿出。次閣門承旨放仗。次閣門使奏衙內無事。次喝控鶴官門外祗候。次下簾。皇帝上輦歸內。

乙巳。幸留守趙延壽別墅。

洛中紀異曰。契丹主破團柏谷。得趙延壽北歸。情甚狎密。復用之秉政。晉主患之。潛使上表。述趙父子事。清泰於上黨。擁重兵。窺玩神器。清泰亡國。不忠不孝。天下所知。語勿用。戎主以示趙。趙覽訖曰。晉主不欲令皇帝用臣者。欲負皇帝之厚恩也。戎主曰。何也。對曰。臣在中原。日掌樞機。此輩方守外鎮。常爲臣之所制。中原土地河山。人民甲馬。子女玉帛。津梁要害。內外帑藏。舟車轉輸。臣竝知之。恐皇帝用臣。卽爲晉主之患也。戎主甚悅。乃曰。卿在中原。日所爲之事。我不能知。自卿事我以來。卽未有過。乃火其書曰。我誓不疑汝。趙再拜。復命兼鎮幽州。後晉之滅。皆趙贊而成之。○五代史曰。天福五年夏四月甲子。契丹興化王來。

秋。○八月。○壬寅。遣使南唐。

陸游南唐書曰。昇元四年九月戊辰。契丹使梅里掠姑米里來聘。獻狐白裘。

九月庚午。侍中崔窮古言。晉主聞陛下數游獵。意請節之。上曰。朕之畋獵。非徒從樂。所以練習武事也。乃詔諭之。

孫世芳宣府鎮志曰。會同三年。契丹主次奉聖州。大閱諸州軍。時山後五州兵半隸營衛。因閱騎兵於

州郊南步兵於州郊北賞勞有差自是諸兵從獵不休侍中崔窮古言晉主聞陛下數游獵意欲請節上曰朕之畋獵非徒從樂所以練習武事也乃詔諭之

冬○十一月

冊府元龜曰天福五年十一月契丹使舍利來聘致馬百匹及玉鞍狐裘等

四年春○二月○己未晉遣楊彥詢來貢且言鎮州安重榮跋扈狀遂留不遣是月晉鎮州安重榮執遼使者拽刺

五代會要曰天福六年六月成德軍節度使安重榮執契丹使拽刺等以輕騎掠幽州之南界高祖累遣中使齎詔開諭以契丹有助立之功有欲負其宿約而重榮奸險肆志竟誅拽刺等馳檄天下言契丹之罪惡○資治通鑑曰成德節度使安重榮恥臣契丹見契丹使者必箕踞慢罵使過其境或潛遣人殺之契丹以讓帝帝爲之遜謝六月戊午重榮執契丹使拽刺遣騎掠幽州南境軍於博野上表數千言大抵斥帝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之虜又以此意爲書遣朝貴及移藩鎮云已勒兵必與契丹決戰帝以重榮方握彊兵不能制甚患之

夏四月○秋○八月○九月

五代史曰天福六年夏四月己未契丹使述括來秋八月甲寅光祿卿張澄使於契丹○冊府元龜曰天福六年九月遣供奉官李延業以時果送於契丹○資治通鑑曰九月帝以安重榮殺契丹使者恐

其犯塞。乙亥。遣安國節度使楊彥詢使於契丹。彥詢至其帳。契丹責以使者死狀。彥詢曰。譬如人家有惡子。父母所不能制。將如之何。契丹主怒乃解。

鶚案。楊彥詢使契丹。史在二月。鑑在九月。未知孰是。

十二月戊子。晉遣使來告山南節度使安從進反。詔以便宜討之。○戊申。晉以敗安重榮來告。遂遣楊彥詢歸。

資治通鑑曰。十二月。安重榮聞安從進舉兵。反謀遂決。大集境內飢民。衆至數萬。南向鄴都。聲言入朝。帝聞重榮反。壬辰。遣護聖等馬步三十九指揮擊之。以天平節度使杜重威爲招討使。安國節度使馬全節副之。前永清節度使王清爲馬步都虞候。戊戌。杜重威與安重榮遇於宗城西南。重榮爲偃月陳。官軍再擊之不動。重威懼。欲退。指揮使宛丘王重胤曰。兵家忌退。鎮之精兵盡在中軍。請公分銳士擊其左右翼。重胤爲公以契丹直衝其中軍。彼必狼狽。重威從之。鎮人陳稍卻。官軍從而乘之。鎮人大潰。斬首萬五千級。重榮收餘衆。走保宗城。官軍進攻。夜分拔之。重榮以十餘騎走還鎮州。嬰城自守。會天寒。鎮人戰及凍死者二萬餘人。契丹聞重榮反。乃聽楊彥詢還。○五代史曰。安從進反。襄陽重榮聞之。乃亦舉兵。是歲。鎮州大旱。蝗。重榮聚飢民數萬。驅以嚮鄴。聲言入覲。行至宗城。破家隄。高祖遣杜重威逆之。兵已交。其將趙彥之與重榮有隙。臨陳卷旗以奔晉軍。其鎧甲鞍轡皆裝以銀。晉軍不知其來降。爭殺而分之。重榮聞彥之降。晉大懼。退入於輜重中。其兵二萬皆潰去。○陶岳五代史補曰。安重榮出



鎮常懷不軌之計久矣。但未發。居無何。廢中產朱駿白馬。有鴉生五色雛。以爲鳳。乃欣然謂天命在己。遂舉兵反。指揮令取宗嶺路。以向闕。時父老聞之。往往竊議曰。事不諧矣。且王姓安氏。鞍得背而穩。何不取路貝州。若由宗嶺。是鞍及於駿。得無危乎。未幾。與王師先鋒遇。一戰而敗。

五年春正月。○戊辰。晉函安重榮首來獻。

資治通鑑曰。天福七年春正月丁巳。鎮州牙將自西郭水碾門導官軍入城。殺守陴民二萬人。執安重榮。斬之。杜重威殺導者。自以爲功。庚申。重榮首至鄴都。帝命漆之。函送契丹。

閏月。

冊府元龜曰。天福七年閏三月。遣殿直官馬延理。內班王延斌。送櫻桃於契丹。

夏。○六月。○乙丑。晉主敬瑭殂。子重貴立。戊辰。晉遣使告哀。輟朝七日。庚午。遣使往晉弔祭。

五代會要曰。天福七年六月。高祖崩。少帝嗣立。八月。契丹遣使郎五來弔。兼獻衣服鞍馬等。至十月。又遣使大卿已下二十六人來聘。以高祖山陵有日。致祭故也。○陸游南唐書曰。昇元六年六月庚午。契

丹使掠姑米里來聘。獻馬五駟。

秋七月庚寅。晉遣金吾衛大將軍梁言判四方館事。朱崇節來謝。書稱孫不稱臣。遣客省使喬榮讓之。景延廣答曰。先帝則聖朝所立。今主則我國自冊。爲鄰爲孫。則可。奉表稱臣。則不可。榮還。具奏之。上始有南伐之意。

資治通鑑曰。初河陽牙將喬榮。考異曰。漢隱帝實錄作喬榮。陷蕃記作喬瑩。今從晉少帝。漢高祖實錄。景延廣傳。契丹傳。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以爲回圖使。凡外國與中國貿易者。置回圖務。猶今之回易場也。往來販易於晉。置邸大梁。及契丹與晉有隙。景延廣說帝囚榮於獄。悉取邸中之貨。凡契丹之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契丹有大功。不可負。戊子。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爲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爲鄰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北朝皇帝勿信趙延壽誑誘。輕侮中國。中國士馬。爾所目睹。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他日爲孫所敗。取笑天下。毋悔也。榮自以亡失貨財。恐歸獲罪。且欲爲異時據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決。○又曰。帝之初卽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李崧曰。屈身以爲社稷。何恥之有。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冑。與契丹戰。於時悔無益矣。延廣固爭。馮道依違其閒。帝卒從延廣議。契丹大怒。遣使來責讓。且言何得不先承稟。遽卽帝位。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契丹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欲代晉帝中國。屢說契丹擊晉。契丹主頗然之。○五代史曰。秋七月甲辰。契丹使通事來。

八月。

五代史曰。八月癸酉。契丹使其客省使張九思來。

冬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鄭麟趾高麗史曰。太祖二十五年冬十月。契丹遣使來遺橐駝五十四。王以契丹嘗與勃海連和。忽生疑貳。不顧舊好。一朝殄滅。此爲無道之甚。不足遠結爲鄰。絕其交聘。流其使三十人於海島。繫橐駝萬夫橋下。皆餓死。○五代史曰。冬十月己未。契丹使舍利來。十一月。契丹使大卿來。己亥。牛羊使董殷使於契丹。十二月庚午。契丹于越使令骨支來。辛未。又使野里已來。

六年春。○正月。補。○三月。○夏。四月。○冬。○十月。補。

陸游南唐書曰。昇元七年春正月。契丹使達羅千等二十七人來聘。獻馬三百。羊三萬五千。○五代史曰。天福八年春正月。契丹于越使烏多奧來。三月辛丑。引進使太府卿孟承誨使於契丹。夏四月庚午。董殷使於契丹。冬十月丙寅。契丹使通事劉胤來。

十一月辛卯。上京畱守耶律迪輦得晉諜。知有二心。○十二月丁未。如南京。議伐晉。命趙延壽。趙延昭。安端。解里等。由滄。恆。易。定。分道而進。大軍繼之。

契丹國志曰。十二月。晉平盧節度使楊光遠遣騎告遼。以晉境大饑。乘此攻之。一舉可取。趙延壽亦勸之。帝乃集兵五萬。使延壽將之。經略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爲帝。延壽信之。爲盡力。○宣府鎮志曰。會同六年。契丹主將有事於征伐。徽山後諸州兵。因下令曰。兵行有傷禾稼。損租賦者。以軍法論。又敕有司於每村定有力人戶充村長。與村人議。有力人戶出贖田苗。補貧下不逮頃畝。自願者據狀徵收。

七年春正月。○己卯。趙延壽圍貝州。其軍校邵珂開南門納遼兵。太守吳巒投井死。

契丹國志曰。貝州軍校邵珂性兇悖。節度使王令溫黜之。珂怨望。密遣人亡入遼。言貝州易取。會令溫入朝。執政以吳巒權知州事。遼帝親攻貝州。巒悉力拒之。燒其攻具殆盡。珂引遼兵自南門入。巒赴井死。

己丑。次元城。授延壽魏博等州節度使。封魏王。李所部屯南樂。丙申。遣兵攻黎陽。晉張彥澤來拒。○二月甲辰。攻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晉平盧軍節度使楊光遠密道遼師自馬家口濟河。

五代史曰。開運元年春正月辛巳。殿直王班使於契丹。至於鄴都。不得進而復。丙申。契丹寇黎陽。辛丑。劉知遠及契丹偉王戰於秀容。敗之。○資治通鑑曰。開運元年春正月。帝遣使持書遺契丹。契丹已屯鄴都。不得通而返。壬午。以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景延廣爲御營使。前靜難節度使李周爲東京留守。是日。高行周以前軍先發。時用兵方略號令。皆出延廣。宰相以下。皆無所預。延廣乘勢使氣。陵侮諸將。雖天子亦不能制。乙酉。帝發東京。丁亥。滑州奏契丹至黎陽。戊子。帝至澶州。契丹主屯元城。趙延壽屯南樂。以延壽爲魏博節度使。封魏王。此契丹主所命也。契丹寇太原。劉知遠與白承福合兵二萬擊之。甲午。以知遠爲幽州道行營招討使。杜威爲副使。馬全節爲都虞候。丙申。遣右武衛上將軍張彥澤等將兵拒契丹於黎陽。戊戌。帝復遣譯者孟守忠致書於契丹。求脩舊好。契丹主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辛丑。太原奏破契丹偉王於秀容。斬首三千級。契丹自鴉鳴谷遁去。天平節度副使知鄆州顏衍。遣

觀察判官竇儀奏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又與楊光遠通使往還。引契丹自馬家口濟河擒左武衛將軍蔡行遇。儀謂景延廣曰：「虜若濟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延廣然之。儀，薊州人也。

晉將景延廣命石斌守麻家口。白再榮守馬家口。未幾，周儒引遼軍麻答營於河東，攻鄆州。北津以應光遠。晉遣李守貞、皇甫遇、梁漢璋、薛懷讓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遼軍圍晉別將於戚城。晉主自將救之。遼師解去。守貞等至馬家口。麻答遣步卒萬人築營壘，騎兵萬人守於外。餘兵屯河西。渡未已，晉兵薄之。遼軍不利。

資治通鑑曰：二月甲辰朔，命前保義節度使石贇守麻家口。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守楊劉鎮，護聖都指揮使白再榮守馬家口。西京留守安彥威守河陽。未幾，周儒引契丹將麻答自馬家口濟河營於東岸。攻鄆州北津。以應楊光遠。麻答、契丹主之從弟也。乙巳，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李守貞、神武統軍皇甫遇、陳州防禦使梁漢璋、懷州刺史薛懷讓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守貞、河陽漢璋、應州懷讓、太原人也。○冊府元龜曰：晉少帝天福九年二月丙午，先鋒指揮使石公霸遇賊數萬騎於戚城之北，爲賊所圍。高行周、符彥卿在城之東南，方息於林下。忽聞賊至，駭愕督軍而進。纔數千騎，衆寡不敵。行周遣人馳告景延廣，請益師。延廣遲留俟帝進止。旣而行周等爲賊圍之數重。三人大譟，瞋目奮擊。賊衆死傷甚多。帝自御親兵援之。前軍獲免。戊申，李守貞等兵至馬家渡。賊步卒萬人方築壘澹隍。以騎軍散列其外。舟楫數十，猶渡兵未已。我師薄之。賊騎退走，遂攻其城。四面樹梯，一鼓而上。賊衆

大敗乘馬赴河溺者數千。西岸虜軍數萬，鼓譟揚旗，以脅我軍。及見東岸俘執斬刈，大半陷沒水中。卽大哭而去。是日獲賊馬八百匹。執賊將莫城義、節樓使崔裕、先鋒梁思榮、契丹大首領信悉、兵馬都監嘗尊、王令威、吐渾將黨大地、羽林使閻令、省軍校張興、王佐卿、張令霸等魁首七十八人，部典節級五百人，送於行在。

鶻案莫城義節樓使六字，疑槩本有誤。朔寅案，城卽成之譌。節樓使，官名也。

資治通鑑曰：辛亥，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奏將兵四萬，自麟州濟河，侵契丹之境。壬子，以彝殷爲契丹西南面招討使。○五代史曰：二月癸丑，北面行營都虞候馬全節及契丹戰於北平，敗之。

三月癸酉朔，趙延壽言：晉諸軍沿河置柵，皆畏卻不敢戰。若率大兵直抵澶淵，據其橋梁，晉必可取。是日，晉兵駐澶淵。其前軍高行周在戚城，乃命延壽、延昭以數萬騎出行周右，上以精兵出其左，戰至暮，上復以勁騎突其中軍。晉軍不能戰，會有謀者言：晉軍東面數少，沿河城柵不固，乃急擊其東偏，衆皆奔潰，縱兵追及，遂大敗之。

契丹國志曰：三月，遼帝僞奔元城去，伏精騎於古頓丘城，以俟晉軍。與恆定之兵合而來擊，大軍欲進追之，會霖雨而止。遼兵人馬飢疲，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前，不如卽其城下四合攻之，奪其浮梁，則天下定矣。遼帝從之，親將兵十餘萬，陣於澶州城北，與晉高行周合戰。自午至晡，互有勝負。遼帝以精兵當中軍而來，晉帝亦出陣待之。遼帝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兵半

已餒死。今何其多也。以精騎左右掠陣。晉軍不動。黃弩齊發。飛矢蔽地。遼帝稍卻。兩軍死者不可勝數。昏後各引去。○冊府元龜曰：時夾馬軍士千餘人在隄閒。治水寨使人亟召之。旗旛之末出於堰埭。虜以爲僞遁。伏兵所起。遂整軍而立。良久復戰。李守貞在戰之後。立馬於大冢之端。去陣三百餘步。不敢寸進。俄頃。王師又退至冢下。李守貞以數百騎短兵直進擊之。虜稍退。戰場之地。人馬死者無算。斷箭殘鏃交橫。厚數寸。旣而昏暝。賊擊鉦而去。夜行三十里。乃收合夷傷。萃於野次。甲戌。太原鎮定咸奏已各離本部。刻期於邯鄲會合。師徒乙亥。虜主帳內小校竊德光所乘馬來奔。辛巳。傳木書收軍北去。壬午。留趙延昭守貝州。徙所俘戶於內地。夏四月癸丑。還次南京。辛未。如涼陁。五月癸酉。耶律拔里得奏破德州。擒刺史尹居藩及將吏二十七人。

資治通鑑曰：契丹主自澶州北分爲兩軍。一出滄德。一出深冀而歸。所過焚掠。方廣千里。民物殆盡。留趙延昭爲貝州留後。麻答陷德州。擒刺史尹居璠。○五代史曰：三月己丑。冀州刺史白從暉及契丹戰於衡水。敗之。夏四月。契丹陷德州。沿河巡檢使梁進敗之。取德州。己未。馬全節及契丹戰於定豐。敗之。六月。

資治通鑑曰：初高祖割北邊之地以賂契丹。由是府州刺史折從遠亦北屬契丹。欲盡徙河西之民以實遼東。州人大恐。從遠因保險拒之。及帝與契丹絕。遣使諭從遠。使攻契丹。從遠引兵深入。拔十餘寨。六月戊午。以從遠爲府州團練使。從遠。雲州人也。府州。領府谷一縣。後唐以麟州東北河濱之地置。

九月。

五代史曰。九月丙子。契丹寇遂城。樂壽代州刺史白文珂及契丹戰於七里烽。敗之。○資治通鑑曰。九月丙子。契丹寇遂城。樂壽深州刺史康彥進擊卻之。

十二月癸卯。南伐。甲子。次古北口。閏月己巳朔。閱諸道兵於溫榆河。己卯。圍恆州。下其九縣。

資治通鑑曰。十二月。契丹復大舉入寇。盧龍節度使趙延壽引兵先進。契丹前鋒至邢州。順國節度使

杜威遣使閒道告急。帝欲自將拒之。會有疾。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鄴都留守馬全節。護國節度使安

審琦會諸道兵屯邢州。武寧節度使趙在禮屯鄴都。契丹主以大兵繼至。建牙於元氏。元氏縣屬恆州。

朝廷憚契丹之盛。詔從恩等引兵稍卻。於是諸軍兇懼。無復部伍。委弃器甲。所過焚掠。比至相州。不復

能整。○玉堂閒話曰。晉少主之代。有婦人儀狀端嚴。衣服鉛粉。不下美人。而無腿足。絲帶以下。如截而

齊。餘皆具備。其父載之於獨車。自鄴南游浚都。乞匄於市。日聚千人。至於深坊曲巷。華屋朱門。無所不

至。時人嗟異。皆擲而施之。後京城獲北戎閒謀。官司案之。乃此婦爲姦人之領袖。所聽察甚多。遂戮之。

八年春正月。庚子。分兵攻邢。沼。磁三州。殺掠殆盡。

冊府元龜曰。契丹耶律德光。晉少帝天福九年入寇。陷貝博。及略諸縣邑。所至皆撫寧之。給以符牒。賞

以章服。及戚城小戰不勝。博州大衄。青州阻絕。遂大怒。華人所俘百姓。屠死者不可勝紀。擒獲軍士。皆

炮烙之。○五代史曰。開運二年正月。德光復傾國入寇。南掠邢。沼。磁。至於安陽河千里之內。焚剽殆盡。



契丹見大桑木罵曰吾知紫披襖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耶束薪於木而焚之

入鄴都境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兵悉陳於相州安陽水之南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兵千騎來覘遼軍至鄴都遇遼軍數萬且戰且卻至榆林店遼軍繼至遇與彥超力戰百餘合遇馬斃步戰審琦引騎兵踰水以救遼軍乃還

冊府元龜曰皇甫遇爲滑州節度使開運二年虜長率衆屯邯鄲遇與安審琦慕容彥超等禦之遇初渡漳河虜前鋒大至遇引退轉鬪二十里至鄴南榆林店遇謂審琦曰彼衆我寡走無生路不如血戰遂自辰至未戰百餘合所傷甚衆遇所乘馬中鏑而死遇有紀綱杜知敏以馬授遇遇得馬復戰久之稍解顧杜知敏已爲寇獲遇謂彥超曰知敏蒼黃之中以馬授我義也安可使陷於寇中遂與彥超躍馬取知敏而還胡騎壯之俄而軍士復合遇不能解時審琦已至安陽河謂首將張從恩曰皇甫遇等未至必爲虜騎所圍若不救則成擒矣從恩曰虜勢甚熾無以支吾將軍獨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命也設若不濟則與之俱死假若失此二將將何面目以見天子遂率鐵騎北渡赴之虜見塵起謂救軍并至乃引去遇彥超中數創得還時諸軍歎曰此三人者真猛將也

三月戊戌師拔祁州殺其刺史沈斌

冊府元龜曰晉沈斌少帝開運中爲祁州刺史契丹入寇自鎮州回以羸兵驅牛羊過其城下斌乃出州兵以擊之契丹以精騎剗其門邀之州遂陷賊

庚戌杜重威李守貞攻秦州。戊子趙延壽率前鋒薄秦城。己未重威守貞引兵南遁。追至陽城大敗之。復以步卒爲方陣來拒。與戰二十餘合。壬戌復搏戰十餘里。癸亥圍晉兵於白團衛村。晉兵下鹿角爲營。是夕大風至。曙命鐵鷁軍下馬拔其鹿角。奮短兵入擊。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晉軍大呼曰。都招討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皆奮出戰。張彥澤藥元福皇甫遇出兵大戰。諸將繼至。遼軍卻數百步。風益甚。晝晦如夜。符彥卿以萬騎橫擊遼軍。率步卒竝進。遼軍不利。上乘奚車退十餘里。晉追兵急。獲一褰駝乘之。乃歸。晉兵退保定州。

冊府元龜曰。杜重威爲鎮州節度使。虜主連年入寇。重威但閉壁自守。部內城邑相繼破陷。未嘗以一士一騎救之。每虜騎數十。驅漢人千萬過城下。如入無人之境。重威但登陴注目。略無邀取之意。開運元年秋。加北面行營招討使。二年。大軍下秦州滿城。虜主自古北口回軍。追躡王師。重威狼狽而旋。至陽城。爲虜所困。會大風猛烈。軍情憤激。符彥卿張彥澤等引軍四出。虜衆大潰。諸將欲追之。重威曰。逢賊得命。更望襍子也。遂收軍馳歸常山。○資治通鑑曰。開運二年三月乙巳。杜威等諸軍會於定州。庚戌。諸軍攻契丹。秦州刺史晉廷謙舉州降。甲寅。取滿城。獲契丹酋長沒刺及其兵二千人。乙卯。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丹主還至虎北口。聞晉取秦州。復擁衆南向。約八萬餘騎。計來夕當至。宜速爲備。杜威等懼。丙辰。退保秦州。戊午。契丹至秦州。己未。晉軍南行。契丹踵之。晉軍至陽城。庚申。契丹大至。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躡白溝而去。此南白溝也。水經注所謂淇水北出爲白溝者也。壬戌。晉

軍結陳而南。胡騎四合如山。諸軍力戰拒之。是日纔行十餘里。人馬飢乏。癸亥。晉軍至白團衛村。考異曰。漢高祖實錄作白檀。今從晉少帝實錄。埋鹿角爲行寨。契丹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斷糧道。是夕。東北風大起。破屋折樹。營中掘井。方及水。輒崩。士卒取其泥。帛絞而飲之。人馬俱渴。至曙。風尤甚。契丹主坐大奚車中。令其衆曰。晉軍止此耳。當盡擒之。然後南取大梁。命鐵鷄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大呼曰。都招討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請出戰。杜威曰。俟風稍緩。徐觀可否。馬步都監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鬪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卽呼曰。諸軍齊擊賊。又謂威曰。令公善守禦。守貞以中軍決死矣。馬軍左廂都排陳使張彥澤。馬軍右廂副排陳使藥元福。馬步左右廂都排陳使符彥卿。及左廂都排陳使皇甫遇。引精騎出西門擊之。諸將繼至。契丹卻數百步。彥卿等謂守貞曰。且曳隊往來乎。直前奮擊。以勝爲度乎。守貞曰。事勢如此。安可回轆。宜長驅取勝耳。彥卿等躍馬而去。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崩山。李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鬪。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鷄旣下馬。蒼皇不能復上。皆委弃馬及鎧仗蔽地。契丹散卒至陽城。東南水上。稍復布列。杜威曰。賊已破膽。不宜更令成列。遣精騎擊之。皆度水去。契丹主乘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急。獲一橐駝。乘之而走。諸將請急追之。杜威揚言曰。逢賊幸不死。更索衣囊邪。李守貞曰。兩日人馬渴甚。今日得水飲之。皆足重。難以追寇。不若全軍而還。乃通保定州。契丹主至幽州。散兵稍集。以軍失利。

杖其酋長各數百。唯趙延壽得免。○冊府元龜曰：開運二年三月辛亥，易州安審約奏狼山守把孫方簡掩殺得賊頭諸里相公一千餘人，奚車一兩，內有諸里妻及奴婢等。甲寅，杜威收復滿城，獲契丹首領沒刺相公及守城兵士一千九百六十四人。

秋。○八月。

契丹國志曰：八月朔日食。

九年。○夏。○五月庚戌，晉易州戍將孫方簡請內附。

資治通鑑曰：定州西北二百里有狼山，土人築堡於山上，以避胡寇。堡中有佛舍，尼孫深意居之，以妖

術惑衆，言事頗驗，遠近信奉之。中山人孫方簡，歐史作孫方諫，蓋孫方簡後避周太祖皇考諱，遂改名

方諫也。○考異曰：周世宗實錄云：清苑人，今從漢高祖實錄。及弟行友，自言深意之姪，不飲酒食肉，事

深意甚謹。深意卒，嗣行其術，稱深意坐化，嚴飾事之如生。其徒日滋，會晉與契丹絕好，北邊賦役煩重，

寇盜充斥，方簡行友因率鄉里豪健者，據寺爲寨，以自保。契丹入寇，方簡帥衆邀擊，頗獲其甲兵牛馬，

軍資人挈家往依之者日益衆。久之，至千餘家，遂爲羣盜，懼爲吏所討，乃歸款朝廷。朝廷亦資其禦寇，

署東北招收指揮使。既而邀求不已，朝廷小不副其意，則舉寨降於契丹，請爲鄉道以入寇。時河北大

饑，盜賊蠭起，天雄節度使杜威遣元隨軍將劉延翰市馬於邊方，簡執之獻於契丹，延翰逃歸。六月壬

戌，至大梁，言方簡欲乘中國凶饑，引契丹入寇，宜爲之備。○冊府元龜曰：孫方諫爲定州節度，先是州

北二百里有狼山。山上有堡。邊人賴之以避戎虜之患。中置佛舍。有孫氏尼者。主其事。以香火之教聚其流俗。遠近村民多歸之。徒衆甚盛。人亦異之。尼死。其徒聲言其屍不壞。因覆以衣衿。瞻禮信奉。有同姓生方諫。卽其宗人也。嗣行其道。舉族不食葷茹。其黨推之爲主。

十一月戊子朔。進圍鎮州。丙申。先遣候騎報晉兵至。遣精兵斷河橋。晉兵退保武強。南院大王迪輦。將軍高模翰。分兵由瀛州閒道以進。杜重威遣其將節度使梁漢璋率衆來拒。與戰。大敗之。殺梁漢璋。

冊府元龜曰。梁漢璋爲永清軍節度使。天福八年。詔領千騎戍冀州。尋以杜重威北討。詔以漢璋充北面軍馬都排陣使。戍游口關。與虜騎五千遇於浮陽之北界。苦戰竟日。以衆寡不侔。爲流矢所中。沒於陣。

杜重威、張彥澤引兵據中渡橋。趙延壽以步卒前擊。高彥溫以騎兵乘之。追奔逐北。殪屍數萬。斬其將王清、宋彥筠、墮水死。

資治通鑑曰。開運三年冬十一月。契丹主大舉入寇。自易定趣恆州。杜威等至武強。聞之。將自貝冀而南。彰德節度使張彥澤時在恆州。引兵會之。威等復趣恆州。以彥澤爲前鋒。甲寅。威等至中渡橋。契丹已據橋。彥澤帥騎爭之。契丹焚橋而退。晉兵與契丹夾漣沱而軍。始契丹見晉軍大至。又爭橋不勝。恐晉軍急渡漣沱。與恆州合勢擊之。議引兵還。及聞晉軍築壘爲持久之計。遂不去。杜威雖以貴戚爲上將。性懦弱。偏裨皆節度使。但日相承迎。置酒作樂。罕議軍事。磁州刺史兼北面轉運使李穀說威及李

守貞曰。今大軍去恆州咫尺。煙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將士斫虜營而入。表裏合勢。虜必遁逃。諸將皆以爲然。獨杜威不可。遣穀南至懷孟督軍糧。契丹潛遣其將蕭翰。通事劉重進將百騎及羸卒。竝西山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契丹獲晉民。皆鯨其面。曰。奉敕不殺。縱之南走。運夫在道遇之。皆弃車驚潰。十二月壬戌。奉國都指揮使王清言於杜威曰。今大軍去恆州五里。守此何爲。營孤食盡。勢將自潰。請以步卒二千爲前鋒。奪橋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得入恆州。則無憂矣。威許諾。遣清與宋彥筠俱進。清戰甚銳。契丹不能支。勢小卻。諸將請以大軍繼之。威不許。彥筠爲契丹所敗。浮水抵岸得免。清獨帥麾下陳於水北。力戰互有殺傷。屢請救於威。威竟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衆曰。上將握兵坐觀。吾輩困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衆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清及士卒盡死。由是諸軍皆奪氣。清。洺州人也。

○册府元龜曰。王清爲奉國都虞候。谿州刺史。少帝開運二年。從杜重威北征。解陽城之圍。清苦戰爲步校之最。加檢校司空。及從杜重威收瀛州。聞契丹大至。重威率諸軍沿滹水而行。將保常山。及至中渡橋。虜已屯於北岸。且掘歸路。清知勢蹙。請於重威曰。軍去常山五里。守株於此。營孤食盡。將若之何。請以步軍二千爲前鋒。奪橋開路。公可率諸軍繼之。期入常山必矣。重威可之。遣宋彥筠俱行。清一擊獲其橋。虜爲之小卻。重威猶豫不進。密已貳於國矣。彥筠尋退走。清列陣北岸。嚴戒部曲。日暮酣戰不息。虜以生軍繼至。我無寸刃益之。清與其下俱沒焉。

鷲案中渡橋之戰五代史亦云宋彥筠退走通鑑以爲浮水而免遼史云墮水死誤也陶岳五代史補云乾祐中宋彥筠爲鄭州節度使足證彥筠之仕漢矣。

重威等退保中渡寨。義武軍節度使李殷以城降。遂進兵夾澤沱而營。去中渡寨三里。分兵圍之。夜則列騎環守。晝則出兵抄掠。復命大內惕隱耶律朔骨里及趙延壽分兵圍守。自將騎卒。夜渡河出其後。攻下欒城。降騎卒數千。分遣將士據其要害。下令軍中預備軍食三日。不得舉煙火。但獲晉人卽鯨而縱之。諸饋運見者皆棄而走。於是晉兵內外隔絕。食盡勢窮。十二月丙寅。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等帥所部二十萬衆來降。上擁數萬騎。臨大阜立馬以受之。授重威守太傅鄴都留守。守貞天平軍節度使。餘各領舊職。資治通鑑曰。甲子。契丹遙以兵環晉營。內外斷絕。軍中食且盡。杜威與李守貞、宋彥筠謀降契丹。威潛遣腹心詣契丹牙帳。邀求重賞。契丹主給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爲之。威喜。遂定降計。丙寅。伏甲召諸將。出降表示之。使署名。諸將駭愕。莫敢言者。但唯唯聽命。威遣閤門使高勳齎詣契丹。是日。威悉命軍士出陳於外。軍士皆踊躍以爲且戰。威親諭之曰。今食盡塗窮。當與汝曹共求生計。因命釋甲。軍士皆慟哭。聲振原野。威守貞仍於衆中揚言。主上失德。信任姦邪。猜忌於已。聞者無不切齒。契丹主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撫慰士卒曰。彼皆汝物也。杜威以下皆迎謁於馬前。亦以赭袍衣威。以示晉軍。其實皆戲之耳。以威爲太傅。李守貞爲司徒。威引契丹主至恆州。城下諭順國節度使王周以已降之狀。周亦出降。戊辰。契丹主入恆州。遣兵襲代州。刺史王暉以城降之。先是

契丹屢攻易州。刺史郭璘固守拒之。契丹主每過城下。指而歎曰。吾能吞併天下。而爲此人所扼。及杜威旣降。契丹主遣通事耿崇美至易州。誘諭其衆。衆皆降。璘不能制。遂爲崇美所殺。璘。邢州人也。義武節度使李殷。安國留後方太皆降於契丹。契丹主以孫方簡爲義武節度使。麻答爲安國節度使。以客省副使馬崇祚權知恆州事。

命御史大夫解里。監軍傅柱兒。張彥澤持詔入汴。諭晉帝母李氏。以安其意。且召桑維翰。景延廣先來。留騎兵千人守魏。自率大軍而南。壬申。解里等至汴。晉帝重貴素服拜命。與母李氏奉表請罪。

資治通鑑曰。契丹主引兵自邢。相而南。遣張彥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且撫安吏民。以通事傅柱兒爲都監。癸酉未明。彥澤自封丘門斬關而入。頓兵明德門外。城中大擾。帝於宮中起火。自攜劍驅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爲親軍將薛超所持。俄而彥澤自寬仁門傳契丹主與太后書。慰撫之。帝乃命滅火。悉開宮城門。帝坐苑中。與后妃相聚而泣。召翰林學士范質草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禍至神惑。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於郊野。面縛待罪。次遣男鎮寧節度使延煦。威信節度使延寶。奉國寶一。金印三出迎。太后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妾。傅柱兒入宣契丹主命。帝脫黃袍。服素衫。再拜受宣。左右皆掩泣。○五代史曰。范質爲帝草降表曰。孫男。臣重貴言。頃者唐運告終。中原失馭。數窮否極。天缺地傾。先人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兵連禍結。力屈勢孤。翁皇帝救患摧剛。興利除害。躬擐甲冑。深入寇場。犯露蒙霜。度鴈門之險。馳風擊電。行中冀之誅。黃鉞一麾。天下大定。勢凌宇宙。義感神明。功成不居。遂興晉祚。



則翁皇帝有大造於石氏也。旋屬天降鞠凶。先君卽世。臣遵承遺旨。纂紹前基。諒闇之初。荒迷失次。凡有軍國重事。皆委將相大臣。至於擅繼宗祧。既非稟命。輕發文字。輒敢抗尊。自啓釁端。果貽赫怒。禍至神惑。運盡天亡。十萬師徒。望風束手。億兆黎庶。延頸歸心。臣負義包羞。貪生忍恥。自貽顛覆。上累祖宗。偷度朝昏。苟存視息。翁皇帝若惠顧疇昔。稍霽雷霆。未賜靈誅。不絕先祀。則百口荷更生之德。一門銜無報之恩。雖所願焉。非敢望也。臣與太后。妻馮氏。於郊野面縛俟罪。次又爲太后表曰。晉室皇太后新婦李氏。妾言張彥澤。傅住兒等。至伏蒙皇帝阿翁降書安撫者。妾伏念先皇帝頃在并汾。適逢屯難。危同累卵。急若倒懸。智勇俱窮。朝夕不保。皇帝阿翁發自冀北。親抵河東。跋履山川。踰越險阻。立平巨孽。遂定中原。救石氏之覆亡。立晉朝之社稷。不幸先皇厭代。嗣子承祧。不能繼好息民。而反虧恩辜義。兵戈屢動。駟馬難追。戚實自貽。咎將誰執。今穹旻震怒。中外攜離。上將牽羊。六師解甲。妾舉宗負釁。視景偷生。惶惑之中。撫問斯至。明宣恩旨。曲示含容。慰諭丁寧。神爽飛越。豈謂已垂之命。忽蒙更生之恩。省罪責躬。九死未報。今遣孫男延煦。延寶。奉表請罪。陳謝以聞。

初重貴絕和好。維翰數諫止之。不從。至是彥澤殺維翰。給言自經死。詔收葬之。復其田園地宅。仍厚恤其家。

五代史曰。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翰。而終敗於景延廣。耶律德光犯京師。遣張彥澤遺太后書。問此兩人在否。可使先來。而帝以維翰嘗議毋絕盟而已。違之也。不欲使維翰見德光。因諷彥澤圖之。而彥

澤亦利其貲產。維翰狀貌既異，素以威嚴自持。晉之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初，彥澤入京師，左右勸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爲大臣，國家至此，安所逃死耶？」安坐府中不動。彥澤以兵入府，問維翰何在。維翰厲聲曰：「吾晉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邪？」彥澤股栗不敢仰視，退而謂人曰：「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今日見之，猶使人恐懼如此，其可再見乎？」乃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行，遇李崧立馬而語，軍吏前白維翰請赴侍衛司獄。維翰知不免，願崧曰：「相公當國，使維翰獨死，崧慙不能對。」是夜，彥澤使人縊殺之，以帛加頸。告德光曰：「維翰自縊。」德光曰：「我本無心殺維翰，維翰何必自致？」德光至京師，使人驗其尸，信爲縊死。乃以尸賜其家，而貲財悉爲彥澤所掠。○玉堂閒話曰：魏公桑維翰尹開封，一日，嘗中夜於正寢獨坐，忽大驚悸，如有所見，向空厲聲云：「汝焉敢來此？如是者數四，旬日憤懣不已。雖齊體亦不敢有所發問，未幾夢已整衣冠，嚴車騎，將有所詣，就乘之次，忽所乘馬亡去，追尋莫知所在。旣寤，甚惡之，不數日及難。」○五代史補曰：當維翰之縊也，猶瞋目直視，噓其氣再三，每一噓，皆有火出，其光赫然。三噓之外，火盡滅，就視則奄然矣。○通鑑考異曰：薛史：帝思維翰在相時，累貢謀畫，請與虜和，慮戎主到則顯彰已過，欲殺維翰以滅口，因令張彥澤殺之。案是時，彥澤豈肯復從少帝之命，今不取。○資治通鑑曰：帝使召張彥澤，欲與計事。彥澤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帝復召之。彥澤微笑不應，宣徽使孟承誨素以佞巧有寵於帝，至是，帝召承誨，欲與之謀，承誨伏匿不至。張彥澤捕而殺之。彥澤縱兵大掠，貧民乘之，亦爭入富室，殺人取其貨。二日方止。都城爲之一空。彥澤所居山積，自謂有功於契丹，晝夜以酒樂自娛，出入

騎從常數百人。其旗幟皆題赤心爲主。見者笑之。軍士擒罪人至前。彥澤不問所犯。但瞋目豎三指。卽驅出。斷其腰領。彥澤素與閤門使高勳不協。乘醉至其家。殺其叔父及弟。尸諸門首。士民不寒而慄。甲戌。彥澤遷重貴及其母若妻於開封府署。以控鶴指揮使李榮督兵衛之。

五代史曰。明日。遷帝於開封府。帝與太后。皇后肩輿。宮嬪宦者十餘人皆步從。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監守。內外不通。帝與太后所上德光表章。皆先示彥澤。乃敢遣。帝使取內庫帛數段。主者曰。此非帝有也。不與。又使求酒於李崧。崧曰。臣家有酒。非敢惜。慮陛下憂躁。飲之有不測之虞。所以不敢進。帝姑烏氏公主私賂守門者。得入與帝訣。歸第自經死。○資治通鑑曰。楚國夫人丁氏。延煦之母也。有美色。彥澤使人取之。太后遲回未與。彥澤詬詈。立載之去。高行周符彥卿皆詣契丹牙帳降。二人自灑州來降。契丹主以陽城之戰爲彥卿所敗。詰之。彥卿曰。臣當時惟知爲晉主竭力。今日死生惟命。契丹主笑而釋之。己卯。延煦延寶自牙帳還。契丹主賜帝手詔。且遣解里謂帝曰。孫勿憂。必使汝有噉飯之所。帝心稍安。上表謝恩。契丹以所獻傳國寶追琢非工。又不與前史相應。疑其非真。以詔書詰帝。使獻真者。帝奏。頃王從珂自焚。舊傳國寶不知所在。必與之俱燼。此寶先帝所爲。羣臣備知。臣今日焉敢匿寶。乃止。帝聞契丹主將度河。欲與太后於前途奉迎。張彥澤先奏之。契丹主不許。○五代史曰。德光度河。帝欲郊迎。彥澤不聽。遣白德光。德光報曰。天無二日。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邪。乃止。

壬午。次赤岡。重貴舉族出封丘門。囊索牽羊以待。上不忍臨視。命改館封禪寺。首百官縞衣紗帽。俯伏待。

罪。上曰。其主負恩。其臣何罪。命領職如故。

冊府元龜曰。趙上交仕晉爲御史中丞。天福九年。少帝禦契丹於檀淵。上交從行。忽中夜夢有一女子。爲人設筵。上交問曰。此行主上櫛風沐雨。百官暴露營野。契丹幾時當北去也。女子曰。十二日五日也。俄見女子袒衣。身有金甲。類將軍之狀。上交駭而寤。以告同列。咸曰。此真異夢。不可輕爲占測。當共志之。時虜去駕還。俱不以是日。及十二年正月朔日。契丹至浚北郊。百官素服序立以朝之。虜長被狐裘。跨馬駐層阜之上。令百官去縞具常服。謂曰。爾輩無懼。吾亦人也。因開襟示所擐之甲。且云。我昨來特製此。爲南討計也。蓋虜情多忌。當欲明其有備爾。時上交爲御史中丞。首引百官見其事。具省前夢。退謂舊同列曰。虜生北方。稟陰氣也。女子象通卜筮者。以多算也。此日乃明其異應乎。及契丹北還。果以十七日也。

鷄案通鑑云。有司欲使帝銜璧牽羊。大臣輿櫬迎於郊外。先具儀注。白契丹主。契丹主不許。參之遼史。仍用牽羊之禮。但未銜璧輿櫬耳。至諸書所記。歲月不同。當由傳聞之誤。

卽授安叔千金吾衛上將軍。叔千出班獨立。上曰。汝邢州之請。朕所不忘。乃加鎮國軍節度使。蓋在邢嘗密請內附也。

五代史曰。叔千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所爲鄙陋。時人謂之沒字碑。晉出帝時。爲左金吾衛上將軍。契丹犯京師。晉百官迎見耶律德光於赤岡。叔千出班夷言。德光勞曰。是安沒字否。汝在邢州。已通誠款。

吾今至此當與汝一喫飯處。叔千再拜。乃以爲鎮國軍節度使。將軍康祥執景延廣來獻。詔以牙籌數其罪凡八。繫送都道自殺。

五代史曰：契丹至中渡，延廣屯河陽，聞杜重威降，乃還。德光犯京師，行至相州，遣騎兵數千，雜晉軍渡河趨洛，以取延廣。戒曰：延廣南奔吳，西走蜀，必追而取之。而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虜騎奄至，乃與從事閻丕馳騎見德光於封丘，并丕見鎖。延廣曰：丕臣從事也，以職相隨，何罪而見鎖？丕乃得釋。德光責延廣曰：南北失歡，皆因爾也。召喬瑩質其前言。延廣初不服，瑩從衣領中出所藏書，延廣乃服。因以十事責延廣，每服一事，授一牙籌，授至八籌，延廣以面伏地，不能仰視。遂叱而鎖之，將送之北。行至陳橋，止民家，夜分，延廣伺守者怠，引手扼吭而死。

大同元年春正月丁亥朔，備法駕入汴，御崇元殿，受百官賀。

契丹國志曰：帝切入宮，諸門皆用兵守衛，磔犬於門，以竿懸羊皮於庭爲厭勝法。謂晉羣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改服中國百官皆如舊制。○吳任臣十國春秋楚文昭王世家曰：開運四年春二月丁巳朔，契丹主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遣使册楚王馬希範爲尙父。○五代史補曰：馬希範，武穆之嫡子，嗣位未幾，大興土木，有九龍、金華等殿，用丹砂塗其壁，教令既下，東境山崩，涌出丹砂，委積如丘陵，於是收而用之。契丹南侵，聞其事，以爲希範非常人，遽使册爲尙父。○鷓鴣案遼史稱二月丁巳朔，建國號大遼，大赦，改元大同。十國春秋所記誤。

戊子○殺秦繼旻、李彥紳及鄭州防禦使楊承勳。以其弟承信爲平盧軍節度使。襲父爵。初楊光遠在青州求內附。其子承勳不聽。殺其判官邱濤及弟承祚等。自歸於晉。故誅之。

資治通鑑曰。契丹主殺右金吾衛大將軍李彥紳。宦者秦繼旻以其爲唐潞王殺東丹王故也。以其家族貲財。賜東丹王之子永康王兀欲。執鄭州防禦使楊承勳至大梁。責以殺父叛契丹。命左右斮食之。○册府元龜曰。東丹長子兀欲。晉開運末。從虜主耶律德光入汴。虜主遂殺秦繼旻、李彥紳於東市。復東丹之讎也。命兀欲弟留珪爲滑州節度使。以處東丹之舊地。

己丑。以張彥澤擅徙重貴開封。殺桑維翰。縱兵大掠。不道。斬於市。晉人斮食之。資治通鑑曰。高勳訴張彥澤殺其家人於契丹主。契丹主亦怒彥澤剽掠京城。并傳住兒鎖之。以彥澤之罪。宣示百官。問應死否。皆言應死。百姓亦投牒爭疏彥澤罪。己丑。斬彥澤。住兒於北市。仍命高勳監刑。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經杖號哭。隨而詬詈。以杖扑之。勳命斷腕出鎖。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髓。斮其肉而食之。

癸卯。遣趙瑩、馮玉、李彥韜將三百騎。送負義侯及其母李氏。缺妃缺氏。妻馮氏。弟重睿。子延煦。延寶等於黃龍府安置。

資治通鑑曰。天福十二年。漢復以天福紀年。春正月辛卯。契丹以晉主爲負義侯。置於黃龍府。黃龍府卽慕容氏和龍城也。契丹主使謂李太后曰。聞重貴不用母命。以至於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曰。

重貴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絕兩國之歡耳。今幸蒙大恩，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癸巳，契丹遷晉主及其家人於封禪寺，遣大同節度使兼侍中河內崔廷勳以兵守之。契丹主數遣使存問晉主，每聞使至，舉家憂恐。時雨雪連旬，外無供億，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獨無一人相念邪？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晉主陰祈守者，乃稍得食。癸卯，晉主與李太后、安太妃、馮后及弟睿、子延煦、延寶俱北遷。後宮左右從者百餘人，契丹遣三百騎援送之。又遣晉中書令趙瑩、樞密使馮玉、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與之俱。晉主在塗，供饋不繼。或時與太后俱絕食，舊臣無敢進謁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於路，相對泣下。穀曰：臣無狀，負陛下，因傾貲以獻。晉主至中度橋，見杜重威，慙歎曰：天乎！我家何負，爲此賊所破，慟哭而去。○周輝北轅錄曰：至東都，未至城二三里，車夫指一土岡云：是名愁臺。乃晉少帝北狩之路。○江萬里宣政雜錄曰：徽宗北狩，經薊縣梁魚務，有還鄉橋。石少主命名，至今呼之。○資治通鑑曰：晉主旣出塞，契丹無復供給。從官宮女皆自采木實草葉而食之。至錦州，契丹令晉主及后妃拜契丹主阿保機墓。晉主不勝屈辱，泣曰：薛超誤我。馮后陰令左右求毒藥，欲與晉主俱自殺，不果。○五代史曰：太后與馮皇后、皇弟重睿、皇子延煦、延寶等舉族從帝而北，衛以騎兵三百。所經州縣皆故晉將吏，有所供饋，不得通。路旁父老爭持羊酒爲獻，衛兵擁隔不使見。帝皆涕泣而去。自幽州行十餘日，過平州，出榆關，行砂磧中，飢不得食。遣宮女從官采木實野蔬而食。又行七八日，至錦州。虜人迫帝與太后拜阿保機畫像，帝不勝其辱，泣而呼曰：薛超誤我，不令我死。又

行五六日。過海北州。至東丹王墓。遣延煦拜之。又行十餘日。渡遼水。至渤海國鐵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黃龍府。○冊府元龜曰。晉馮玉爲右僕射平章事。開運末。張彥澤引契丹陷京城。軍士爭湊其第。家財巨萬。一夕罄空。翼日至。假蓋而出。猶繞指以諂彥澤。且請引送玉璽於虜主將。利其復用。少帝蒙塵。終無一言勸之以死。欲共偷生視息。深爲士大夫所恥。○王明清揮塵前錄曰。韓似夫與先子言。頃使金國。見金主所繫犀帶。倒透中正。透如圓鏡狀。光彩絢目。似夫注視久之。金主曰。此石晉少主歸獻耶律氏者。唐世所寶日月帶也。又命取磁盆一枚。示似夫云。此亦石晉少主所獻。中有畫雙鯉存焉。水滿則跳躍如生。覆之無它矣。二物誠絕代之珍也。○周密齊東野語曰。靖康之禍。大率與開運之事同。一時紀載雜書極多。而最無忌憚者。莫若所謂南爐紀聞。其說謂出帝之事。歐公本之王淑之私史。淑本小吏。其家爲少帝所殺。遁入契丹。洎出帝黃龍之遷。淑時爲契丹諸司。於是文移郡縣。故致其飢寒。以逞宿怨。且述其幽辱之事。書名幽懿錄。比之周幽。衛懿。然考之五代新舊史。初無是說。安知非託子虛以欺世哉。○資治通鑑曰。癸丑。契丹主以前燕京留守劉晞爲西京留守。考異曰。實錄作禮。或云名晞。今從陷蕃記。永康王兀欲之弟留珪爲義成節度使。兀欲姊婿潘聿撚爲橫海節度使。考異曰。周太祖實錄。聿撚作聿捏。今從陷蕃記。族人郎五爲鎮寧節度使。趙延壽之子匡贊爲護國節度使。漢將張彥超爲雄武節度使。史侂爲彰義節度使。客省副使劉晏僧爲忠武節度使。前護國節度使侯益爲鳳翔節度使。權知鳳翔府事。焦繼勳爲保大節度使。旣而何重建附蜀。秦州附蜀。張彥超無所詣。史



匡威不受代。史匡威據涇州以拒史倫。契丹勢稍沮。晉主之絕契丹也。匡國節度使劉繼勳爲宣徽北院使。頗預其謀。契丹主入汴。繼勳入朝。契丹主責之。時馮道在殿上。繼勳急指道曰。馮道爲首相。與景延廣實爲此謀。臣位卑。何敢發言。契丹主曰。此叟非多事者。勿妄引之。命鎖繼勳。將送黃龍府。晉昌節度使趙在禮入朝。至洛陽。謂人曰。契丹主嘗言莊宗之亂。由我所致。我此行良可憂。契丹遣契丹將述軋。奚王拽刺。勃海將高謨翰。戍洛陽。在禮入謁。拜於庭下。拽刺等皆踞坐受之。乙卯。在禮之鄭州。聞繼勳被鎖。大驚。夜自經於馬櫪間。契丹主聞在禮死。乃釋繼勳。繼勳憂憤而卒。劉晞在契丹。嘗爲樞密使。同平章事。至洛陽。詬奚王曰。趙在禮漢家大臣。汝北方一酋長耳。安得慢之如此。立於庭下。以挫之。由是洛人稍安。趙延壽請給上國兵廩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以牧馬爲名。分番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兵三十萬。旣平晉國。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昫不知所出。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頒給。皆蓄之內庫。欲輦歸其國。於是內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

二月丁巳朔。建國號大遼。大赦。改元大同。

資治通鑑曰。契丹主召晉百官。悉集於庭。問曰。吾國廣大。方數萬里。有君長二十七人。今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天無二日。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如是者再。契丹主乃曰。汝曹

既欲君我。今茲所行。何事爲先。對曰。王者初有天下。應天赦。二月丁巳朔。契丹主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縣儀衛於庭。百官朝賀。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仍云。自今節度使刺史。毋得置牙兵。市戰馬。

辛未。河東節度使北平王劉知遠自立爲帝。國號漢。

資治通鑑曰。初。晉主與河東節度使中書令北平王劉知遠相猜忌。雖以爲北面行營都統。徒尊以虛名。而諸軍進止。實不得預聞。知遠因之。廣募士卒。陽城之戰。諸軍散卒歸之者數千人。又得吐谷渾財畜。由是河東富彊。冠諸鎮。步騎至五萬人。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遣客將安陽王峻奉三表詣契丹主。一賀入汴。二以太原夏雜居戍兵所聚。未敢離鎮。三以應有貢物。值契丹將劉九一軍自土門西入屯於南川。城中憂懼。俟召還此軍。道路始通。可以入貢。契丹主賜詔褒美。及進畫。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柅。知遠又遣北都副留守太原白文珂入獻奇繒名馬。契丹主知知遠觀望不至。及文珂還。使謂知遠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邪。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觀諸侯去就。知遠不許。聞晉主北遷。聲言欲出兵井陘。迎歸晉陽。丁卯。命武節都指揮使榮澤史弘肇集諸軍於毬場。告以出軍之期。軍士皆曰。今契丹陷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己巳。行軍司馬潞城張彥威等三上牋勸進。知遠疑未決。郭威與

都押牙寇氏楊邠入說知遠曰。今遠近之心。不謀而同。此天意也。王不乘此際取之。謙讓不居。恐人心且移。移則反受其咎矣。知遠從之。辛未。劉知遠卽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壬申。詔諸道爲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其晉臣被迫脅爲使者。勿問。令詣行在。自餘契丹所在。誅之。甲戌。帝自將東迎晉主及太后。至壽陽。聞已過恆州數日。乃留兵戍承天軍而還。○又曰。建雄留後劉在明朝於契丹。以節度副使駱從朗知州事。帝遣使者張晏洪等如晉州。諭以已卽帝位。從朗皆囚之。大將藥可儔殺從朗。推晏洪權留後。庚辰。遣使以聞。契丹主遣右諫議大夫趙熙使晉州。括率錢帛。徵督甚急。從朗旣死。民相帥共殺熙。契丹主賜趙暉詔。卽以爲保義留後。暉斬契丹使者。焚其詔。遣支使河間趙矩奉表詣晉陽。契丹遣其將高謨翰攻暉。不克。○又曰。鎮寧節度使耶律郎五。性殘虐。澶州人苦之。賊帥王瓊帥其徒千餘人。夜襲據南城。北度浮航。縱兵大掠。圍郎五於牙城。契丹主聞之。甚懼。始遣天平節度使李守貞。天雄節度使杜重威還鎮。由是無久留河南之意。遣兵救澶州。瓊退屯近郊。遣弟超奉表來求救。癸未。帝厚賜超。遣還瓊兵。敗爲契丹所殺。○又曰。契丹述律太后遣使以其國中酒饌脯果賜契丹主。賀平晉國。契丹主與羣臣宴於永福殿。每舉酒立而飲之。曰。太后所賜。不敢坐飲。○又曰。東方羣盜大起。陷宋。亳。密三州。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亟遣秦寧節度使安審琦。武寧節度使符彥卿等歸鎮。仍以契丹兵送之。

三月丙戌朔。以蕭翰爲宣武軍節度使。

資治通鑑曰。三月丙戌朔。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閣禮。壬辰。契丹主復召晉百官諭之曰。天時向熱。吾難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當留親信一人於此。爲節度使。百官請迎太后。契丹主曰。太后族大。如古柏根。不可移也。契丹主欲盡以晉之百官自隨。或曰。舉國北遷。恐搖人心。不如稍稍遷之。乃詔有職事者從行。餘留大梁。以汴州爲宣武軍。以蕭翰爲節度使。○陶穀清異錄曰。耶律德光入京師。春日聞杜鵑聲。問李崧。此是何物。崧曰。杜鵑。唐杜甫詩云。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京洛亦有之。德光曰。許大世界。一個飛禽。任他揀選。要生處便生。不生處種也。無佛經中所謂觀自在也。○龍衰江南野史曰。耶律德光陷梁。宋遣二使來告。其介言語通於中國。嗣主問其故曰。臣本范陽人。歷世冠冕。仕郡爲從事。後唐清泰主失御。晉太祖以太原叛。與契丹通好。結爲父子。事之爲君臣。晉祖旣因虜兵入洛陽登極。割幽州五城之地入蕃。以奉朝貢。故今臣事於虜。主守職爲郎焉。嗣主曰。契丹爲治何如。對曰。蕃不治漢。漢不治蕃。蕃漢不同治。自古而然。嗣主曰。朝見何如。對曰。詔則呼漢兒曰。蕃家旣無翰墨。何以徵賦。對曰。蕃地不產穀。故無徵賦。然臣仕單于。迨今方數歲。亦未嘗睹虜廷之事。或傳徵兵。率以箭爲號。每一部落。傳箭一雙。曰。何以限多少。曰。以皮爲約。曰。何謂皮約。曰。築隘巷。以一皮藉之。兵騎過而踐焉。以糜壞爲度。徵多則以駱駝。次以羊。以兔爲準。曰。卿主所以命孤者。將奚爲。對曰。晉少主逆命背約。旣遣入蕃。虜主欲與君繼先君之好。將冊君爲中原之主矣。嗣主曰。孤守江南社稷系嗣。與梁宋阻修。若契丹不忘先好。惠錫行人。孤受賜多矣。其他不敢拜命之辱。蕃使聞

之遂行。○陳霆唐餘紀傳曰。保大五年春三月。契丹滅晉。使來告捷。且請會盟於境上。辭不赴。遣使聘之。遂請差官如長安。修奉唐帝諸陵。契丹不許。

壬寅。晉諸司僚吏。嬪御。宦寺。方技百工。圖籍。麻象石。經銅人。明堂刻漏。太常樂譜。諸宮縣。鹵簿。法物及鎧仗。悉送上京。

資治通鑑曰。壬寅。契丹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從者數千人。諸軍吏卒又數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實以行。所留樂器儀仗而已。夕宿赤岡。契丹主見村落皆空。命有司發榜數百通。所在招撫百姓。然竟不禁胡騎剽掠。

鶚案。遼史。太宗以四月丙辰朔。始發自汴州。通鑑系之三月壬寅。首尾凡差十四日。誤矣。磁州帥梁暉以相州降漢。己酉。命高唐英討之。

資治通鑑曰。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爲節度使。刺史。妄作威福。掎斂貨財。民不堪命。於是所在相聚爲盜。滏陽賊帥梁暉。有衆數百。送款晉陽。求效用。帝許之。磁州刺史李穀。密通表於帝。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相州積兵器。無守備。丁丑。夜遣壯士踰城入。啓關納其衆。殺契丹數百。其守將突圍走。暉據州。自稱留後。表言其狀。

鶚案。梁暉降漢。二月事也。契丹命討。三月事也。

五代史曰。德光北歸。自黎陽渡河。行至湯陰。登愁死岡。謂其宣徽使高勳曰。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爲

樂自入中國。心常不快。若得復吾本土。死亦無恨。相州梁暉。殺契丹守將。閉城拒守。德光引兵攻破之。城中男子無少長皆屠之。婦女悉驅以北。後漢以王繼弘鎮相州。得燭髀十數萬枚。爲大家葬之。德光至臨洛。見其井邑荒殘。笑謂晉人曰。致中國至此。皆燕王爲罪首。又顧張礪曰。爾亦有力焉。

夏四月丙辰朔。發自汴州。以馮道、李崧、和凝、李濟、徐台符、張礪等從。行次赤岡。夜有聲如雷。起於御幄。大星復隕於旗鼓前。乙丑。濟黎陽渡。顧謂侍臣曰。朕此行有三失。縱兵掠芻粟一也。括民私財二也。不遽遣諸節度還鎮三也。

資治通鑑曰。契丹主以船數十艘。載晉鎧仗。將自汴泝河歸其國。命寧國都虞候榆次武行德將士卒千餘人部送之。至河陰。行德與將士謀曰。今爲虜所制。將遠去鄉里。人生會有死。安能爲異域之鬼乎。虜勢不能久留中國。不若共逐其黨。堅守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者。而臣之豈非長策乎。衆以爲然。行德卽以鎧仗授之。相與殺契丹監軍使。會契丹河陽節度使崔延勳以兵送耿崇美之潞州。行德遂乘虛入據河陽。衆推行德爲河陽都部署。行德遣弟行友奉蠟表。閒道詣晉陽。契丹遣武定節度使方太詣洛陽巡檢。至鄭州。州有戍兵。共迫太爲鄭王。梁嗣密王朱乙逃禍爲僧。梁太祖兄存之子友倫封密王。乙蓋梁亡之後。避禍爲僧也。嵩山賊帥張遇得之。立以爲天子。取嵩岳神袞冕以衣之。帥衆萬餘襲鄭州。太擊走之。太以契丹尙彊。恐事不濟。說諭戍兵。欲與俱西。衆不從。太自西門逃奔洛陽。戍兵旣失。太反譖太於契丹云。脅我爲亂。太遣子師朗自訴於契丹。契丹將麻答殺之。太無以自明。會羣盜攻洛

陽契丹留守劉晞棄城奔許州。太乃入府。行留守事。與巡檢使潘環擊羣盜。卻之。張遇殺朱乙。請降。伊闕賊帥自稱天子。誓衆於南郊壇。將入洛陽。太逆擊走之。太欲自歸於晉陽。武行德使人誘太曰。我裨校也。公舊鎮此地。今虛位相待。太信之。至河陽。爲行德所殺。蕭翰遣高謨翰。援送劉晞。自許還洛陽。晞疑潘環構其衆。逐己。使謨翰殺之。戊辰。武行友至晉陽。庚午。史弘肇奏遣先鋒將馬誨擊契丹。斬首千餘級。時耿崇美。崔廷勳至澤州。聞弘肇兵已入潞州。不敢進。引兵而南。弘肇遣誨追擊破之。崇美。廷勳與奚王拽刺退保懷州。辛未。以武行德爲河陽節度使。契丹主聞河陽亂。歎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令上國人打草穀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三失也。○五代史曰。馮道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曰。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謂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爲太傅。德光北歸。從至常山。漢高祖立。乃歸漢。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爲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北夢瑣言曰。和凝少年時。好爲曲子詞。布於汴洛。洎入相。專託人收拾焚毀不暇。契丹入夷門。號爲曲子相公。

戊辰。次高邑。不豫。丁丑。崩於欒城。年四十六。是歲九月壬子。朔。葬於鳳山陵。曰懷陵。廟號太宗。

洛中紀異曰。太宗在欒城病。時京上西十八里山。有獵人見太宗。容貌如故。乘白馬。追奔一白狐。因射殺之。獵人驚。國主南征未回。何忽至此。因獲其死狐并箭。失國主所在。不浹旬而凶問至。驗其日。乃得。

疾之日。驗其箭。則國主南征所帶之箭。失其一矣。國人於其地置堂。塑白狐形。并箭在焉。名曰白狐堂。○資治通鑑曰。乙亥。契丹主至臨城。得疾。及變城。病甚。苦熱。聚冰於胸腹手足。且啖之。丙子。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羆。○張舜民使遼錄曰。契丹太宗北歸。於鄴西。愁死。岡得疾。至變城。殺狐林而崩。愁死岡者。本魏陳思王。不爲文帝所容。於此悲吟。號愁思岡。諺爲愁死。殺狐林者。村民林中射殺一狐。因以名之。○文惟簡虜庭事實曰。契丹富貴之家。人有亡者。以刀破腹。取其腸胃滌之。寘以香藥鹽礬。五采縫之。又以尖筆筒於皮膚。瀝其膏血。且盡。用金銀爲面具。錦綵絡其手足。耶律德光之死。蓋用此法。時人目爲帝羆。信有之也。○張舜民畫墁錄曰。祖宗征河東。皆自土門還師。駐驛真定潭園。有兩朝行宮。歲謹繕完。器甲所儲。至二十四庫。潭園方廣六里有畸。亭榭皆王氏父子所葺。宮後八角大亭。乃耶律德光造羆之所也。○王應麟困學紀聞曰。殺胡林在變城縣。唐屬趙州。後屬真定府。紀異錄云。林內射殺狐。因以名之。續通典云。唐天后時。襲突厥。羣胡死於此。故以名之。○趙與時賓退錄曰。蘭亭石刻。惟定武者得其真。蓋唐太宗以真蹟刻之。學士院朱梁徙置汴都。石晉亡。耶律德光輦而歸。德光道死。與輜重俱棄之。中山之殺胡林。慶厓中。爲土人李學究所得。○桑世昌蘭亭考曰。定武蘭亭序石刻。世傳善本。宣和中。從任中山。詢訪故老。以謂石晉之末。契丹自中原輦載寶貨圖書而北。至真定。德光死。漢祖起太原。永康自立而歸。與其祖母交兵於國。棄此石於中山。慶厓中。土人李學究者得之。不以視人。韓忠獻之守定武也。李生始以墨本獻公。公堅索之。生乃瘞之地。



中別刻石本示公。又一紀李生謝世。其子乃出石散模售人。每本須錢一千。由是好事者爭取之。其後李氏子負緡。無從取償。時宋景文守定武。乃以公帑金代輸之。因取石匣藏於庫。非貴游交舊。不可得也。熙寧閒。薛師正出牧。其子紹彭又刻別本者。留之中山。易古石刻。攜歸長安。大觀中。詔取其石。置宣和殿中。閒不復見矣。○俞松蘭亭續考曰。右軍敍草。爲遺蹤之冠。太宗寤寐求之。以王氏家傳在其孫智永弟子辨才處。用房玄齡計得之。及考紀聞所載。乃云。元草爲隋末時五羊一僧所藏。誓與死守。太宗以威驅勢脅而得之。二說不同。則此敍真蹤。又有可疑如此。自匣殉之後。獲見硬黃響榻者。且爲欣幸。迨於明皇始刊之於學士院。洎顯宗朝。又刊於翰林。待詔所考二石。一乃懷仁所臨。前瘦而後肥。一乃王承規模刻。豐殺得所。轉折精神。至石晉時。耶律輦藏北去。遺是石於殺胡林。遂號爲定武本。亦不知其爲學士院本耶。或待詔所本也。○詩話總龜曰。幽薊數州。自石晉敗戎後。懷中華不已。有使北者。見燕京傳舍。畫墨鴉甚精。旁題詩曰。星稀月明夜。皆欲向南飛。

